

天 花 亂 墜

王 勉 之 著

國 民 圖 書 出 版 社 印 行





墜亂花天

著之勉王

行印社版出書圖民國

月一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天 花 亂 墜

每冊實價國幣五百六十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

著者	王勉之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社址	重慶江家園北香國寺
批發部	國民圖書出版社
地址	重慶江家園北香國寺

目次

一、過年

二、天花亂墜

三、回家

四、小偵探

天花亂墜

目次

天花亂墜 目次

四、小論

三、回宗

二、天洪論

一、感平

目次

過年

王健之

時：抗戰期間。

地：西南某省一個農村裏。

人：黃老五

二十八歲。原本務農，因抽大烟的緣故，便做了一個無業的「爛土」。

性子浮躁點，人倒是個老好。說話愛用「歇後語」，與方老板說話之

愛用「歇後語」也可謂無獨有偶。如要問他「別說謊」，他會將一

黃 妻

二十五歲。黃老五的妻子。在表面上，雖然有點像個「雌老虎」，其

實骨子裏，也許是個「紙老虎」。天生的「張利嘴」不肯給人，長於

「辦理外交」。雖以丁保長之尊，對她亦尊無法可施也。總之，這

是一個相當能幹的女人。與黃老五同鄉，同姓，同姓同鄉

黃連長 二十四歲。黃老五的堂弟。壯健，果決，豪爽，沉着，與他的堂兄黃

天 花 亂 墜

老五的瘦弱，猶豫委瑣，浮躁，比起來，遠感一個強烈的對照。激發也是將盡的，從軍後，因戰功而升擢爲上尉連長。同時，因爲在軍中又受了不少良好教育，所以學識極固見識極遠，遠非尋常可比。雖之，談

楊三爹

六十三歲。米商。愛倚老賣老地教訓人。性子頗爲溫和，有過取取象象主觀。

方老板

四十四歲。身很胖。屠戶。說話時最愛引用「歇後語」，就彷彿一般文人談話愛引經據典一樣。直率，粗率，插實，均笨，愛說些俗話是

一個另有一種特殊風趣的人。

丁保長

四十多歲。以前，是個教私塾的學究；現在，是個新上任的保長。雖然保長并不一定是個「官」，但在他，却總妄自尊大，處處擺出一點官架子。說話時三句不離一句古文。古文掉得通不通，那是另一個問

題，但說話喜歡掉古文却是事實。

王 觀 之

黃老五家裏的堂屋。

黃老五拉開幕，黃老五的妻子正在必恭必敬的燃點香燭。然後，她急急的掛爐傳點燃。她急急的將香燭「劈」之類大作。她於是向香桌上供的祖先牌位，跪拜下去。這

黃老五（下無稱義）（向其妻指著香燭，怒問着）你，你，你這是做什麼呀？

黃老五（下無稱義）（不待即畢，忿然立起）你管我幹什麼？你不過年，我可要過年！

黃老五（舉着其妻的口吻，更加上句和尖銳的聲調）你不過年，我可要過年，（馬上

黃老五又是另一付面孔，帶着溫和的笑容的口吻）你還要想過年呀？

妻（人家都在過年，我們為什麼不過年？一個人連年也不要了，節也不要了，那還成個

妻（什麼話？）

黃老五（就是你個的天天吵着過年，過年，（大聲）過什麼鬼年？人家要過年，是因爲吃

的有油穿的有綢，（用手勢比作圓）口裏裏有這個東西呀！我們家裏，現在窮得

連顆米都沒有，拿什麼東西來過年？你簡直是他媽的「叫化子唱小調」——窮，窮，窮，心！（說完就跑過去把燭吹滅）。

妻 老五——你別抽足了大烟來胡扯亂鬧！我只問你，你黃老五窮得年不要了，難道連祖先也不要了嗎？

黃 他媽的活人倘且過不成年，還管什麼死人！

妻 出世起，就沒見你這樣不講道理的人！

黃 他媽的我怎麼不講道理？

妻 你左一個「他媽的」，右一個「他媽的」，這些下流話，請你少說幾句好不好？

黃 他媽的我就是這個樣！你愛聽不聽。

妻 我看你簡直像一條牛，我不同你講了。（欲入內被黃老五隨手扯住）。

黃 別走了！別走了！話得說清楚。（用手指着鼻頭，做出一付傻相）你說！我為什麼要——

條件？

妻（好氣又好笑）你不像條牛，就像一條豬！

黃 別放屁！我爲什麼又像一條豬？你要罵我是一條牛，你就是個母牛；你要罵我是個豬，你就是個母豬。

妻 誰跟你這樣嬉皮笑臉？老五，你知道今天晚上是什麼日子嗎？

黃 你問這幹嗎？

妻 我要你說！

黃 你他媽的真燈扭！今天晚上是大年三十夜，我還不知道嗎？

妻 既然知道就得了，你看這個時候，不管是窮人富人，哪一家不在燒香磕頭？哪一家不在請祖先過年？爲人總不可忘掉根本，假若沒有祖先，哪兒又有你哩？說到窮，不錯，我們家裏確是很窮，但不能因爲窮，連祖先也不要，連香也不燒了？你說是不是？

黃 要祖先幹嗎？他媽的人家的祖先，保佑他的後人升官發財，有吃有穿，他的後人當

然應該燒香磕頭，請他過年，我們這個不爭氣的祖先，他弄得我們窮得連褲子都沒有的穿的，還想要我來燒香磕頭，請他過年，哼，沒有那樣的好事！

妻 你窮得沒褲子穿，那只怪你自己不好！

黃 怪我自己不好？我有什麼不好？

妻 怪你自己不該抽大烟！祖上給你留下來的田地，房子，錢，都給你抽那個鬼烟，

抽得一乾二淨，虧你還有臉來埋怨祖上！

黃 你懂得什麼？我埋怨祖上，自然有我埋怨的道理呀！當初，要是我的祖上不種大烟

，不抽大烟，我會弄上這個（用手勢比作抽大烟的樣子）鬼玩意兒嗎？（越說越上

火）都是他媽的這些祖上（順手將祖先牌位向地下一扔）活活的害了我！要是依着

我的豬脾氣，這個鬼木頭牌，（欲去拾，却被其妻搶去）他媽的，我就要把它扔到

茅坑裏去。

妻（把牌位放還桌上原處）你呀，就只有本事幹這些沒出息的事，躲在家裏亂發脾氣

是呀！

黃 你老是這麼吵吵鬧鬧的，教我怎麼想？最好你別吵別鬧，讓我來慢慢想個法子。

妻 這時候還要等你慢慢來想個法子，以前你是幹嗎的？

黃 我不是早就在想法子嗎？可是錢，老弄不到手，那教我又有什麼辦法哩？

妻 從這個月初一起，你就說想法去弄幾個錢來還賬過年，一直等到今天晚上三十夜了，你還是兩手空空，一個都沒有看見。

黃 這個年頭，你別把弄錢看得那麼容易！

妻 (冷笑) 哼！這個年頭！這個年頭不論耕田種地，挑糶抬轎的人，都有本事弄錢，(大聲) 只有你這種抽大煙的人，才沒有辦法！

黃 你不要這樣鬼哭神嚎地亂嚷好不好？我的頭都給你吵昏了。(說着，使用手扶着頭，彷彿頭已經昏了)。

妻 你不用拿頭痛來嚇唬我！每回同你談一點有道理的話，你總是用頭痛兩個字來作擋

妻 你聽我講，你聽我的話，你就會明白，將會明白不該如此！

黃 你別再吵了，行不行？和氣生財，吵吵窮！

妻 你大膽，再吵，要吵去偏要吵去，只因我不耐煩大膽！

黃 你無事，如何只怪我吵？我喜歡吵，我願意吵，你老人家就吵吧！只要你不怕嘴乾。我

妻 他不怕頭痛，反正五區是窮定了的，今天晚上就讓你吵個痛快。

黃 你以為我肯聽你的這樣吵嗎？老實說，我也沒有辦法！

妻 你和尙禪着禿子心——彼此都是無法（髮）。

黃 你也不想想，看卜一個男子講，天又說，整天只曉得抽大煙，一點家產都不管，還

妻 個什麼話？天說，天說，對對，寒寒，寒寒，一具千口。張天將說，去計，不

黃 阿爹，別抽大煙，抽煙就抽煙，抽煙就抽煙，抽煙就抽煙！

妻 這個家，要不是我抽煙，田地種在弄，抽煙就抽煙，抽煙就抽煙，抽煙就抽煙！

黃 抽煙抽煙，老子才，你是什麼？你抽煙，整天只曉得抽煙，抽煙就抽煙，抽煙就抽煙，抽煙就抽煙！

「等連長的昨天回到家裏來，那一種纏綿糾氣醉醉的樣子，哪個君子不稱贊！一個黃，你不提二房的若七，我倒忘了；提起來，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你可知道他這公家由前年請假回家，聽說上邊因為他打仗有功，賞了他一千塊錢嗎？」

妻 從二婚說過。井田那時候！

黃 我想找他借幾個錢來還賬，他連理都不理，大撒的，又怎麼賞，而且又不。你還不知道，他這三千塊錢，連二婚說，他拿去買了救國公債，比大廠黃（氣急）咳！他媽的，這個鬼大癩能戒掉，我也真想去當兵打日本人。又有飯吃，妻 又有衣裳，打了勝仗還能升官，還有錢花，他媽的，現在當兵真是太好了！

妻 誰說當兵不好？你看若七，當兵不到三年，就升了一個上等連長……

黃 什麼上等連長？人家是上尉連長，連長上尉都不曉得，真他媽的鄉巴佬！

妻 誰你的蛋！你以為我不曉得上尉連長嗎？連長比營長還大一點，我怎麼不曉得？你

黃 誰你人家在外面打了兩年仗，就升了一個上等連長，真他媽的鄉巴佬！說不盡去

走

黃 妻

妻 是呀，人家是上尉，你嘛？你就只會縮在那個鬼地方上，抽煙，抽煙，又抽煙，人家是上尉，你嘛？你就只會縮在那個鬼地方上，抽煙，抽煙，又抽煙，人家是上尉，你嘛？你就只會縮在那個鬼地方上，抽煙，抽煙，又抽煙。

黃 正個上尉連長。有什麼稀奇？他媽的，我還是把煙戒掉。我還是把煙戒掉。

妻 你這可以升個連長給你！

黃 你這笑，轉了，你會打槍，你會打煙槍！

妻 你服我是狗嘛，好，我這雙狗眼，就看死了你那條狗命！

黃 你服我是狗嘛，好，我這雙狗眼，就看死了你那條狗命！

妻 你服我是狗嘛，好，我這雙狗眼，就看死了你那條狗命！

黃 你服我是狗嘛，好，我這雙狗眼，就看死了你那條狗命！

妻 你服我是狗嘛，好，我這雙狗眼，就看死了你那條狗命！

會走的。

妻 你也不想今天是什麼日子了？你不把賬還清，人家會肯走嗎？

黃 不肯走，就讓他們坐着便等，反正我們沒有錢，不怕耐賬的會寬，就怕欠賬的罵。

窮——逼着公雞能沒法兒下蛋。

妻 誰可不准這麼說，欠人家的賬，應該還給人家才是！何須有的賬，是已經欠了大半

年了，像楊三爹的米賬，是五月間欠的，方老板的肉賬，是八月間欠的，還有許多

零零碎碎的賬，到現在一個個都沒有還過，在情理上也說不過去呀！我看，還是想

法還給他們吧！

黃 這給他們？你真是口吃了！吃了幾年灰，才想出這巧法！這錢，連高利利都沒有

顧了，哪兒有錢來還賬？你怕被理上說不過去，你就去借債還賬吧！（急急入內，又

被其妻拉住）

妻 你要我去借債還賬？那麼你做男人的是幹什麼的？

黃 噫！說來說去，原來這時候你還要我去借錢還賬呀？

妻 不是你是誰？你就只管抽大烟？別的就不管可囉？

黃 （急得頓足）我的天老子，這是什麼時候了，你叫我到那兒去借呀！

妻 借不着錢，也可以想點別的辦法呀！

黃 你說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可尋？他媽的，大年三十夜，我總不能把老婆扛到街上去賣

妻 呀！（拉長嗓子）……

妻 放屁！我要你把我扛到街上賣？你這話非給命割？

黃 我不過比個話罷了，又不過真的要賣老婆！

妻 我不過比個話罷了，又不過真的要賣老婆！

黃 （拉長嗓子）是！

妻 老五，你真的很想不出一點辦法嗎？

黃 唉！這才剛你，我是真想不出……

妻（冷笑）哼，想不出，（面孔之板）想不出也得想！

黃（呵欠鼻涕眼淚又來了）天爺爺，我的烟癮實在發得撐不住了，有話，待會再說吧！

妻（搶先在房門口站着攔阻）不行！現在想不出辦法，你就別想進去抽烟！

黃（大驚）你是不是要逼我抽鴉片與嗎？

妻（聲更大）你可知這烟癮的毒，就要逼我的命嗎？

黃（無可奈何地）總算你狠！他媽的，真是「碰着日本兵，有理說不清」！（坐下）

妻（好，好，大家坐下來想辦法吧）

妻（我們家裏不是還存着有五兩烟土嗎？

黃（那五兩存土，是留着我自己的用的，你別打那存土的主意好不好？

妻（我想把那五兩存土，拿去賣了它，先救救急再說。

黃（你把存土拿去賣了，我以後抽什麼？

妻 不抽什麼？就開把烟戒掉完事！

賈 不抽什麼？你真說得比唱得還好聽！告訴你，我不抽大烟就會瘦得骨子，且去去，我不信！你別拿死來嚇唬我！

賈 另外你可曉得販賣烟土，給政府裏查出來是要槍斃的，這你曉得不知道？且說你不去抽，我們可以偷偷的拿出去賣，別讓人知道。

賈 就依你的人家不知道，可是近年頭，人家戒烟都戒不及，誰還買這個東西？

妻 聽說這裏有人在增地收買。

賈 誰告訴你的？誰裏有人增地收買？

妻 是前村劉大爺說的。

賈 那個老傢伙的鬼話，只有你們娘兒們肯相信，你當心上當就是！

妻 不管怎樣，賣得試一試再說。要是能真的賣得出去，就可以有錢還賬了。

賈 我看你簡直是想錢想瘋了！

妻 現在除這存土之外，我是想不出別的法子。

黃 你真走祖媽的「姜子牙的老婆」，八財帶帶屋下凡，連家裏一點爛土都存不住。

妻 怎麼告訴你，家裏那五兩存土，我已託人在換買字，你聽了今天給我回信，我現在正等着信哩。

黃 怎麼？你已經告訴人家，說我們家還有存土嗎？

妻 誰說要告訴人家？人家才對我買土哩！

黃 以着這心，你還有什麼的還買？才剛，八兩紙跟錢都不買，那錢買已歸東西了。

妻 你是新財的喇大聲叫，你，眼一八吹花。

黃 你他媽的真是「實乾魚放在山」，可不曉得死香香喇大聲的那張嘴，是最靠不住的！

妻 還有事，他聽了我不告訴旁人。

黃 本告訴旁人，那裏有你才肯相信，這件事，豈不是萬在說着喇大聲保長耳朵裏去。

妻 那賊狗，你聽他這話，你聽他這話！

妻 丁保長又不是一個老虎，怕他吃了你嗎？

黃 那傢伙官派十足，我是應付不了他的。

妻 你不用管，我自然有法子應付。

（狗吠，外面敲門的聲音）

黃 他講的，說着曹操，曹操就到，你說有法子應付他，你就去應付他吧！我可要遠裏面去躲一下子。

妻 你別做賊心虛，敲門的不一定是丁保長，也許是別的人。

（敲門聲更響，雞犬驚吠）

黃 不管來的是誰，我先進去躲一下再說，你去開門吧！（她出去，他側耳細聽）

幕後——

妻 敲門的是誰呀？

楊三爹（下簡稱楊）是我，黃大嫂。

妻 哦！是楊三爹來了。

（開門的聲音）

（黃老五三步併作兩步的跑進臥室裏去，隨手把門帶上）

（楊三爹同黃妻上）

楊 黃大嫂，怎麼你的丈夫又不在家裏？（一面說一面把提着的燈籠吹熄）

妻 您請坐！（倒茶）他到城裏去借錢還沒有回來。

楊 （臥室裏面的烟味，鑽入了他的鼻孔）怎麼你這屋子裏有股大烟味？裏面有人在抽

大烟嗎？

妻 沒有呀！也許是您的鼻子有毛病。

楊 黃大嫂，你的丈夫是真不在家嗎？

妻 是真不在家，我不騙您。

楊 他今天到城裏，是去借錢嗎？

妻 是嗎？

楊 他借了錢，可要光憑我的眼。

妻 那自然先還您的，這還用得着您說嗎？

楊 可是這個時候，他爲什麼還不回來？

妻 我也正等他回來呢。不怕三爹笑話，我們連米飯米還沒有預備哩！

楊 他應該回來過年呀！

妻 唉！窮人還談什麼過年不過年，只要能夠不欠賬就是福氣了！

楊 我真對你一句，他借錢是爲了還我的賬嗎？

妻 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也許是您的耳朵有毛病沒聽清楚。

楊 不道，他假若沒有借着錢，是不是我的賬就不還了？

妻 要是他沒有借着錢，那就只有請您寬滿天期限，過了正月十五，要還請

以前，一定可以還給您！

楊 那怎麼行！我這三十多塊錢的米賬，還是今年五月間欠的，已經拖欠有大半年了，到了年三十還要拮据拖欠，未免太不成話了！你們不能因為我好講話，就老逼着我欠下去！一個人做事，總得要憑一點良心！

妻 欠您的賬，拖了這很久，就是您不說，我們良心上是實在過意不去，現在只要他能儲着錢，一定先還給您。

楊 知道他什麼時候才回來哩？我還有我的事，不能老待在這兒等他。

妻 那，那總得會兒再來一趟吧！

楊 唉！又是白跑了一趟！好吧，我得會再來吧！（燃燈籠裏的燭）請你轉告他，我的米賬，今天是非還不可的！我實在等着使用。

妻 好！一初等他回來了再說。

楊 你門口那條狗很兇，我幾乎被牠咬了，請你送我出去吧！

妻 無敵心，牠不會咬人的。

（她懷裏三隻銀去，黃老五賊頭賊腦地由臥室裏走了出來）

黃 （她由外面也進來了）
剛才那個楊老頭說些什麼？

妻 他說今天非把他的賬還清不可，待會他還要來的。

黃 你爲什麼不叫他過些時再來？待會哪有錢還給他呀？

妻 劉老爺說「今天給我回信的，只要那五兩洋土賣得出去，就有錢還他了。」

黃 私自販賣烟土，我的老子，那是犯法的事，不能幹的！幹了要槍斃的！

妻 （你抽大煙，難道不是犯法的嗎？那你爲什麼不怕槍斃哩？）

黃 （歎氣）唉！這是他國的那句話：「遇着日本兵，有理說不清！」

妻 （外面有敲門聲，狗吠）

妻 （聽）誰又在敲門？

黃 你去看一看，是不是討賬的？

天 花 墜

黃 他在打我們的狗了，你快去吧！（一面推着她出去）去吧！（她出去了，他也很快

地進臥室裏去）

（方老板背着搭襖，一手提著燈籠，一手拿著根竹棍，剛要走了進來）

方 黃大嫂，不是我罵你，你這個門，簡直和平門差不多，他加的，真不容易開！（吹

滅燈籠裏的燭）

妻 方老板，大年三十夜，一個人說話，也得有個禁忌，什麼牢門不牢門？你想進牢門

，何必到我家裏來，這裏有的是

方 （解搭襖）你明明有人在家裏，為什麼老不開門哩？

妻 一個女人，當然有女人的事，你回去問問你的老太太，就會知道的。

方 （拿出帽子算盤）你狗男人哩？是不是在裏面睡覺？

妻 他到城裏去了。

方 怎麼，他又不在家？

天 花 亂 墜

妻 他到城裏去借錢還沒有回來。

方 (打算盤) 你們家裏欠我的肉賬，一共是十八塊五毛。現在請快點付給我，我還要到別家去討賬，對不起，我不能多耽擱。

妻 他去借錢還沒回來，請你先把別家的賬討了再來。等他回來了，我可以付給你。

方 他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妻 什麼時候！那可難說！不過今天晚上總一定回來。

方 他真一定回來嗎？

妻 當然一定！

方 又是當然！我上幾次夢到賬，你說他不在家，就要回家來，我問一定回來嗎？你也說當然一定，我每次總是等到太陽下山，還沒有看見你男人的影子，今天晚上，我可沒有那麼多閒工夫候着了！

妻 那只能怪你的運氣不好，來手總不在家。

方 聽聽的，大抵我帶你的男人，前幾裏燒了飯，香！
妻 你燒過，他可沒有燒過。

方 開言少講，書歸正傳，究竟你的男人在家不在家？

妻 聽不在家就不在家，我騙你幹嗎？

方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管你男人在不在家，回不回來，反正你們紅口白牙齒，吃了我的肉，總不能不給錢呀！

妻 我們吃了你的肉，當然應該……

方 什麼？（用手揩着鼻頭）吃了我的肉？

妻 你剛才不是說，我們紅口白牙齒，吃了你的肉嗎？

方 我說吃的是豬肉！

妻 我說吃的也是豬肉，並不是說吃了你方老板的肉！你別把我的意思會錯了！

方 開言少講！不管是我的肉，豬的肉，反正不能白給你們吃了！吃了就該給錢！

妻 方好！你既然知道「天賜的運氣」，那麼現在就請還錢吧！你們的賬，一共是廿八塊

丁 五毛大洋，請你繼續吃人，一兩個專會遊蕩！

道 狗吠（狗吠聲）

幕後 丁（狗吠聲）

丁 保長（下俯稱丁）

妻 丁（下俯稱丁）

幕後 丁

丁 丁（下俯稱丁）

妻 丁（下俯稱丁）

幕後 丁

丁 丁（下俯稱丁）

妻 丁（下俯稱丁）

天 天（花）

方（蹣手蹣腳地走到臥室門口，從門縫裏向裏張望）哦！（推門）黃老五，你不是在家裏嗎？（跑了進去）

（丁保長提着馬燈同黃妻上）

妻 丁保長，他確實不在家，您有什麼話？同我講也是一樣的。

丁 黃老五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

妻 他到……

（方老板拖着黃老五出來了）

方 他到城裏去借錢，人還沒有回來，張德魁回來了！

妻 啊！（故問黃）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是從後門裏回來的嗎？

黃 我是剛由後門進來的。

丁 你們別再瞎扯了！你這個女人，一張嘴專會撒謊！

妻 我從來就不會撒謊！我說的話，句句都是……

（忙接看說）丁國王出告示——鬼話連篇！

黃丁保長，我實在是剛從後門回來的，她的確不知道，請您別生氣！

（陪笑臉）保長，您請坐！（見方老板還站着）哦！方老

板，你也請坐！（黃妻下）

方你不請，我自己也會坐的！

丁咳！方老板，你也在這兒？

方我早就在這兒了，保長的年，還得替

丁彼此一樣。方老板生意好，不

方生意還馬馬虎虎，就是欠賬不還，一

是有什麼公事？

丁咳！我自從離開我

方還那個家，沒教了

天不花

五

丁

你聽我說！我自從離開教育界之後，就改行了政界，當了這個保長。雖然保長是個很小的官兒，但也夠我忙的了，日夜辦公，馬不停蹄，簡直忙得不亦樂乎！

方

既這麼苦，我看您還是教教書當館，比較快活一點，何必找個罪受！

丁

專人說過，「學而優則仕」。一個人有本事，幹什麼做官！

方

這個道理我真不懂，我只懂得讀書識字。

丁

（黃妻端茶上送給丁保長方老板）

丁

（接茶）不必費事。（對黃）黃老五，我聽見人家說，你家裏還有五兩存土，想私自販賣，究竟有這個事兒沒有？

黃

（睜了其妻一眼）沒有這個事！您聽見誰說的話！

丁

這你不用管！我只問你有沒有這件事。你要說真話！

黃

（忙分辯，話說得極快）保長，請您別信人家的鬼話！誰有那麼大的胆子，在這年

買烟土？

丁 像別這樣嗚嗚嗚的亂叫！我沒得你條件，要用多錢才肯抽煙。以前有人送煙，我抽之階「嗚」……

妻 (乾脆的) 不知道！……

黃 保長教你別說話，你就別開口。(對丁) 保長出錢家裏買煙，沒有存條子，你……

丁 我是好意來問你們，不你們倒不說真話。你們可知道，政府三令五申的？要禁絕大烟，不准販賣烟土，連稅丁都禁銷嗎？查出以後，就要槍斃的！

黃 保長，這都是人家造謠的；我們確確實實沒販賣烟土……

丁 俗話說「河裏無風不起浪」，又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人家造謠，為什麼不造方老板的謠，偏偏要造你們的謠呢？……

方 (趕快自己辯白) 丁保長，據說話請別牽涉到我！我……

丁 我這是比较着說。

方 您另外找一個人來比方吧！頂好別把我拉到裏面！

丁 (生氣) 你不用打岔！(對黃) 我乾脆告訴您吧！你們家裏私賣烟土，我已經調查得清清楚楚，你們是託前村劉大爺代找買主的，對不對？

黃 不對！

丁 (瞪她一眼) 你們要知道，我是奉了上邊的命令，來調查這件事的。你們家裏若有烟土，就趕快交給政府！假若私自販賣，查出以後，就要槍斃的！

黃 您當然應該調查，不過我們實在是冤枉！

丁 您不要再說假話了！我勸你們還是把存單拿出來，開我出進交款給上邊，你們也就沒事。不然的話，要是給上邊知道了，馬上就會派人把你夫妻兩個抓得去，一間

丁 丁打劫主槍斃，那時候弄得家破人亡，就悔之晚矣！

黃 煙土私賣烟土，那時候弄得家破人亡，就悔之晚矣！

丁 丁打劫主槍斃，那時候弄得家破人亡，就悔之晚矣！

方 (自語自語地) 說揭私賣烟土，倒未必，太煩或者插一腳。

丁 (不快) 一短之爲知志，不知爲不知，你怎麼知道他沒有私賣烟土？你能代他具結作保嗎？

方 方老板，就請您代我們具個結作個保吧！

丁 一有作媒人不作保，一「世無煩惱」，別的還可幹，作保的事兒，對不起，我可

丁 你既然不能代他們具結作保人，就別多嘴！你可知道，我這辦的是公事嗎？

方 (咕噥着) 你辦你的公事，我就收我的錢罷了。武官這二百兩銀子，再關三天。

丁 我查問在土是公事，你討賬是私事，公事者，公家之事也；私事者，私人之事也；

丁 我且問你，是公家的事要緊，還是私人的事要緊？

方 兩樣都要緊！

丁 你就不再囉嗦了！你們這些做生意買賣的人，連公私都分不清楚，還要強辯，真是

「愚而好自用」！

方 沒聽說耐眼也是犯法的。

丁 你打斷了我的公事，就是犯法！

方 真是活見鬼！

丁 你再違抗我的命令，我即刻把你送到區公署去，先打你二百板屁股，再關你三天，

看你還敢多事嗎？

方 （欲再講，黃妻忙阻止）

妻 方老板！你該少說一句吧！

丁 真太豈有此理了！

方 （仍咕囔着）不但豈有此理，簡直豈有此理！

丁 （狠狠地瞪方老板一眼）真是鳥獸不可與同羣！

黃 保長，您也別生氣了！方老板是個心直口快的人。他并不是故意來打斷您的公事！

丁：這些廢話都不必說了，你們也都在看我的五兩細土快點拿出來，我要走了，可別說別人的。

黃：我的確沒有存土，你教我拿什麼東西換給你呢？

丁：我是斯意來救你們，你們不但不領情，反而再用這些話來欺騙我。（冷笑）真可惡是

「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他這話裏有話，三槍倒插，百家曲難斷高下！

黃：保長，你的馬腿沒有車，不提騎幾遠（指湖邊），且人且開去，一共是十八號正洋大聯

方，他講的幾才當了一個保長，就不准人家講話；要是再當了個區長，只怕連屁都不讓

人家放了！（指湖邊）

妻：別處的是長得好，這區長們這個保長，這樣討厭！滿嘴的之乎者也，不知道說些什

麼，（指湖邊）一說要放，一將不再脫了！

方：真見他媽的大活鬼，今天聽你這話，要面十幾年，平定我這眼裡有討着，反而碰着這個

瘟保長，平白地受他媽的一頓訓。還要抓我去打二百板屁股，關三天，真個了他媽

的八代的媽！（指湖邊）

天：花：（指湖邊）

三三六

方 他這得沒有辦法，我這你抽大烟，他是有辦法的，這可不單！

方 他這得沒有辦法，我這你抽大烟，他是有辦法的，這可不單！

方 他這得沒有辦法，我這你抽大烟，他是有辦法的，這可不單！

方 他這得沒有辦法，我這你抽大烟，他是有辦法的，這可不單！

方 他這得沒有辦法，我這你抽大烟，他是有辦法的，這可不單！

方 他這得沒有辦法，我這你抽大烟，他是有辦法的，這可不單！

方 他這得沒有辦法，我這你抽大烟，他是有辦法的，這可不單！

方 他這得沒有辦法，我這你抽大烟，他是有辦法的，這可不單！

方 他這得沒有辦法，我這你抽大烟，他是有辦法的，這可不單！

方 他這得沒有辦法，我這你抽大烟，他是有辦法的，這可不單！

方 他這得沒有辦法，我這你抽大烟，他是有辦法的，這可不單！

方 他這得沒有辦法，我這你抽大烟，他是有辦法的，這可不單！

揚方老板，我們也不必太過他了，反正今天晚上，只要他能把這賬清就是。

方 您別相信他們的鬼話，這五個個人是有點關係，但家務事採辦來辦，也不管土火只和

妻 你才是個飽仗勝氣哪！動不動就中斷哩，拍道：「這五個個人，你們家（對面）」

董 你們不用吵了，我現在想法要變今天許許向題新術，其換衣的虱蟲不滅一圖，要

方 想法還要快點！跟你說，我還不能久等的！

揚 我剛才在別處討賬的時候，聽見人家說，你有個兄弟，會換了官，何來了。對於平

方 做了官就不還賬嗎？大總統也得還賬！

董 那是我的二個堂兄弟，他最近弄的連累，剛拍新方面「國子監告示」——良語成語

揚 你可以去找他，想點辦法呀！

董 我正在想去找他哩。

妻 老實說，我們要不是怕難為難，早就去找他了。

方 你們還怕難為難呀！我看你們的難處，只怕比這難還要難哩！

方（撇着口）那個老七呀！

黃 就是我那個堂兄弟。

楊 是你那個當選長的兄弟嗎？

妻 對呀，就是他。

楊 他來得好極了，你們可以換借債還賬呀！

方 阿彌陀佛，大善大德，救命王菩薩！

黃（敲門）狗吠！

黃 老七，你怎麼這樣？

妻 我還沒開門，讓他進來呀！

楊 財神來了，你不快點去開門，當心他嚇去廟門走了，那錢錢都對準你去了。

方 那個財神不來，我這個瘟神就不會走！

妻 我沒開門，是阿彌陀佛保佑和善地討賬，要是老七看見了，致我們這個臉，往哪兒

放哩！（向來賓）我……

方 這又奇怪了！我們來討我們的賬，這有什麼地方丟你們的臉？

妻 人總有個臉，橫豎在帳房裏，當着你們兩個討賬的坐在跟前，我們怎麼好開口向他借

錢哩？（向門）誰去一下。

楊 這的確有點不方便。

黃 我看……

方 你還要我們兩個去……

行！（向門）誰去一下。萬不巧，只討得門不開……

楊 我想……

方 你要想躲，你去躲你的，我是不肯幹那個怪事兒的！

（敲門聲更急）……

妻 要想避賬，那只有委屈你們兩位……

天花亂墜

四四四

天花 亂墜

四六
四五

我：正與小思爭！

黃：我們在談論着問題去，你

連：自己處境，何必這

（黃妻）

連：謝

妻：你叫我不必客氣，你倒

黃：老七，你是昨天

連：是

妻：（對黃妻）

連：（對黃妻）

妻：（對黃妻）

連：（對黃妻）

連：（對黃妻）

... 也敢說不... 只我...

... 天... 日... 好... 出... 在... 死... 的... 大

... 子... 那... 不... 出... 來... 四... 且

... 不... 再... 不... 死... 對... 痛... 命...

... 不... 多... 天... 只... 抽... 把... 烟...

... 不... 多... 天... 只... 抽... 把... 烟...

... 不... 多... 天... 只... 抽... 把... 烟...

... 不... 多... 天... 只... 抽... 把... 烟...

... 不... 多... 天... 只... 抽... 把... 烟...

... 不... 多... 天... 只... 抽... 把... 烟...

天... 不... 多... 天... 只... 抽... 把... 烟...

...

天天花叢

第一

那黃的像黃不黃的，就是第一，沒有什麼，第二，我的身體不好，我怕成出別的老

黃，在黃的白邊，你就不必問，一計最新一樣，我決不來，這天只向黃出做。

黃，正這像那樣的，你就不必問，你可以自願的，那政府會有煩惱

黃，正這像那樣的，你就不必問，你可以自願的，那政府會有煩惱

黃，正這像那樣的，你就不必問，你可以自願的，那政府會有煩惱

黃，正這像那樣的，你就不必問，你可以自願的，那政府會有煩惱

黃，正這像那樣的，你就不必問，你可以自願的，那政府會有煩惱

黃，正這像那樣的，你就不必問，你可以自願的，那政府會有煩惱

黃，正這像那樣的，你就不必問，你可以自願的，那政府會有煩惱

黃，正這像那樣的，你就不必問，你可以自願的，那政府會有煩惱

黃，正這像那樣的，你就不必問，你可以自願的，那政府會有煩惱

黃，正這像那樣的，你就不必問，你可以自願的，那政府會有煩惱

黃，正這像那樣的，你就不必問，你可以自願的，那政府會有煩惱

（...）出來。五哥，這兩位是...？

（...）這位是...，這位是...，這位是...。

（...）久仰久仰！

（...）這不...，這不...，這不...。

（...）這不...，這不...。

（...）這不...，這不...。

（...）這不...，這不...。

（...）這不...，這不...。

（...）這不...，這不...。

（...）這不...，這不...。

（...）這不...，這不...。

（...）這不...，這不...。

天... 地...

唯知

……

……

……

……

……

……

……

……

……

……

……

……

……

……

……

天
花
……

五
三
……

方 我的是十八塊五毛。

楊 我的是三十一塊半。

連 合計起來是……五十元，我現代條件給你們吧！

楊 那個更大好！

方 還是你這個老鄉痛快！

黃 老七，真是虧慘了！我不該待你丟臉的。

連 欠賬賬，有什麼丟臉不要臉，連個人都有不方便的時分，剛才也是應該幫忙，何況

……（掏出一張五十元的法幣來）這是五十元，你們兩位拿去吧！

（……）

連 沒有錯吧！

楊 不錯！不錯！（對方）這是一張五十塊錢鈔票，我們到外面去分吧！

方 行！（我自己的物件）咳！我的褲子怎麼不見了？

你們的房間，在那個椅子底下。
（與自己的裏面）呀！他騙的，我個個得難死來，你們是個個得難死來了哩？他

（燒燬）燒已燙手了，難是燙傷了，我們也難死了。
（忽然要驚叫）難是燙傷了，我們也難死了。正呀，我們得難死來。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天
花
（行）

五
五

家，爲了抽大烟，而窮得連菜田種，這是何等可憐可憐的！我聽得他天起，

下個決心，把大烟戒掉，否則，你算是窮死了，也不會有同情你的！

大烟的害處，我是不不知道，我也很想戒掉，但戒不掉的時分，那煙癮一不戒

變，就天起，天起天起，我本不該戒，但戒不掉的時分，那煙癮一不戒

長痛不如短痛，戒一下子有什麼要緊！

現在是戒煙的時分，戒不掉的時分，那煙癮一不戒

現在是戒煙的時分，戒不掉的時分，那煙癮一不戒

現在是戒煙的時分，戒不掉的時分，那煙癮一不戒

現在是戒煙的時分，戒不掉的時分，那煙癮一不戒

現在是戒煙的時分，戒不掉的時分，那煙癮一不戒

現在是戒煙的時分，戒不掉的時分，那煙癮一不戒

現在是戒煙的時分，戒不掉的時分，那煙癮一不戒

我一定會戒，不過最好過一點。

「這茶園裏的樹，真像那茶園裏的樹。」

「這茶園裏的樹，真像那茶園裏的樹。」

「這茶園裏的樹，真像那茶園裏的樹。」

「這茶園裏的樹，真像那茶園裏的樹。」

「這茶園裏的樹，真像那茶園裏的樹。」

「這茶園裏的樹，真像那茶園裏的樹。」

「這茶園裏的樹，真像那茶園裏的樹。」

「這茶園裏的樹，真像那茶園裏的樹。」

「這茶園裏的樹，真像那茶園裏的樹。」

「這茶園裏的樹，真像那茶園裏的樹。」

「這茶園裏的樹，真像那茶園裏的樹。」

大娘在屋裏都睡醒時，種田耕地，挑糞抬糞，又幹不動，當要吃糧，又提不得，
黃只知種田要種好，種好的，挑糞去種菜，種菜種好，就有錢買生油，買上幾大烟，
做一做。八回黃也立了。

連五哥也高興地說：你真是幹了。

黃只顧種田，也不管種菜，他倒想回正智匠家去。

黃只顧種田，也不管種菜，他倒想回正智匠家去。

黃只顧種田，也不管種菜，他倒想回正智匠家去。

黃只顧種田，也不管種菜，他倒想回正智匠家去。

黃只顧種田，也不管種菜，他倒想回正智匠家去。

黃只顧種田，也不管種菜，他倒想回正智匠家去。

連五哥也高興地說：你真是幹了。

黃只顧種田，也不管種菜，他倒想回正智匠家去。

妻 你去吧，我知道的。

（黃老五下。黃妻重復燃點香燭）

（不久，丁保長大搖大擺地走了進來）

丁 （向外）你們先在外面等一下！

（外面有人應聲是。）

妻 噫：丁保長您又來了？

丁 你的男人哩？

妻 剛才出去了。

丁 （不信，往臥室裏找了一遍，出來怒冲冲地）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妻 區公所。

丁 去幹嗎？

妻 把五兩存土繳給區公所。

天 花 亂 墜

丁 我剛才問你有沒有存土，你說沒有，怎麼現在又有了？你這個女人的話真是胡說八道。不過你的運氣總算不壞，幸而是自動地把存土繳得去，否則，嘔……

保長，不是我們的運氣好，恐怕還是您的運氣差，一件到手的功勞，眼瞞着吹了。丁 碰着你這樣的女人，總算我倒楣了。（出去，正走到門邊，冷不妨黃妻在燭上燃了一掛砲仗，頓時把丁嚇了一跳）

妻 對不起！我要向祖宗拜年了。

說着便向神位叩下頭去，丁氣得半晌說不出話來）

天花亂墜

人：願必成 三十二歲。

榮玉娟 必成之妻，三十歲。

梁 叟 六十多歲，玉娟的父親。

馮仲寬 二十五歲。

梅志平 二十三歲。仲寬的妻。

趙老頭 四十歲左右。

吳太太 四十多歲。

江 嫂 五十多歲。

習 士 二十七八歲。

時：現在。

天花亂墜

三

地：重慶。

景：顧家的客室。

室內陳設，極為簡單，一張破桌子，幾把舊椅子，還有一張破爛藤椅，靠牆右
上角擺着一張舊竹床，四壁空空，真可以說得上是「環堵蕭然」。

室正中有個門，是通外面的要道，右下角一個門，是通臥室的，右邊靠牆放着
桌椅等物。

幕啓——

梁玉娟 由外面提着一籃菜，很疲乏地走了進來，把菜籃放在地上，然後自己倒了一杯
冷茶，喝了一口，因為嫌茶太冷便不能再喝了，於是向那個既破且爛的舊藤椅
坐了下去，一面躬着腰檢點籃裏的菜，一面計算菜錢的數目。也許藤椅上的臭
虫太多，叮得她時時搔着大腿，忽然——

梁 (跳了起來) 嗟哟！(搔着腿) 這個鬼椅子，哪兒來的這麼多臭虫，光叮人的大腿

（把藤椅狠狠地向地板上敲了幾下，然後趕快用腳來踩藏出來的臭虫，踩了又再
把藤椅重重地向地板上敲去。同時，脚也不住地踐踏，咬牙切齒地）看你還咬我？
看你還咬我？鬼東西！

（顧必成由臥室內，穿了一件舊睡衣，抱着鞋，跑了出來。）

顧 大清早，你這是幹什麼？

梁 （眼一翻）幹什麼？捉臭虫！牠咬了我，我就要報復牠。（又把藤椅向地板上再敲
下去）

顧 （抱怨地）一個清早，正好睡點舒服覺，你這麼一來，我就不用睡了！

梁 你還要睡呀？已經快十點半了（再敲藤椅）

（江嫂上）

江 顧太太，顧太太，我們太太說，請你別再敲椅子了，樓下我們太太房間裏盡是灰。

簡直睜不開眼。

梁 哦，我倒忘了房東太太的房間正在樓下，請跟你們太太說，對不起得很！

(江下)

顧 看你再敲吧！我不禁止你。自然會有人禁止你。

梁 誰敢禁止我！

顧 房東！

梁 她並沒有禁止呀！江嫂來說樓下房間裏灰塵太大了，我當然不能說什麼。

顧 這是你敲椅子，要是我敲椅子，看房東敢不敢說話，她要敢放一個屁，我馬上一張

片子，就要她到警察局去坐三天！

梁 別吹牛了吧！

顧 吹牛？你去打聽一下，警察局的人哪一個我不認識？這個房東女人，我討厭透了

，欠她一點房租，老是訂着要，總有一天我要給她一點顏色看！

梁 行了，不要說這些了！房東又沒有帶警察，不自滿要生猛龍殺雞嗎？

你還看不出來嗎？她就是有點瞧不起我們，看我們有兩個月沒付房租了，以爲我們窮，付不起，笑話，這點房租錢，算個屁！

梁 你真是有神經病！

顧 還有那個江嫂，也是狗眼看人低，以爲我們沒有錢僱老媽子，笑話，我就明天僱一個看看！

梁 (不耐煩地) 顧老爺，你還有個完的沒有！

顧 (低聲) 你不知道，我是故意嚇唬她們一下，免得她們再輕視我們。

梁 你別得罪了房東，等會我們還有事找房東幫忙哩！

顧 我們還有事找房東幫忙？什麼事？

梁 你忘了嗎？馮太太來信說，今天同她的先生來看我們，你想想我們家裏這一種寒倫的樣子，怎麼招待客人？況且馮太太和我們還是初交，她來看見我們這種樣子，你說多麼難爲情？

顧 這有什麼關係！現在有多少要人還不如我們家裏！

梁 你不是要人呀？

顧 我雖然夠不上頭二等，但是三四等的要人，誰能看輕我？

梁 不要亂吹！說正經話，想去和房東太太商量一下，把她家裏的東西，借些過來撐個場面，免得丟臉，你看怎樣？

顧 我素來尊重女權，決不反對女人的主張，你的話我完全同意，並且最好把江嫂也借過來用用，免得他們笑我們連個傭人都僱不起。

梁 這個恐怕房東太太不肯，她也只有一個女傭人。

顧 你去請房東太太來，我自然會有法子叫她答應。

梁 你有什麼法子？還不是亂吹一泡，房東太太恐怕不吃你那一套。

顧 你不用管，山人自有道理，準管可以成功。（一眼看見他岳父睡的那個床）這個床也應該搬出去，沒聽說客廳擺牀的。

梁 但這不是客廳呀！

顧 可這也不是臥房呀！

梁 你事前沒徵得我爸爸的同意，胡亂把他的床搬了，他會生氣的。

顧 不會的，老年人多心平氣和，什麼事都看得穿，不會生氣的。現在我們就動手搬好了。

梁 等會兒他老人家會發脾氣，我可不管的呀！

顧 你放心，有我呀！天掉下來了，有地接着，你怕什麼？

梁 我先把菜拿到廚房去再來。（下）

（於是顧先生一個人搬床，剛搬好，梁叟由外面拿着一份報進來，梁隨着也走了進來）

叟 咳！我的床哩？

顧 岳父，是我們看見您床上臭虫太多，替你搬到外面晒去了。

更 很好，這倒要謝謝你們！床晒在哪兒？

更 我去看看。實在，床上臭虫真不少，我去燒點開水澆一下。

梁 我丟跟你澆。

更 不用，我自己去澆，反正鬧着沒有事。（下）

梁 你呀？就是會信口開河，胡說八道。

顧 哦，你不懂，這叫隨機應變。我還記起一件事來，等會客人來了，我們兩個連一件

漂亮的衣服都沒有，可怎麼辦？

梁 還是找房東太太借兩件穿一下。不過……

顧 怕她不肯是不是？

梁 這倒不會，就是房東太太最懶胖子，她的衣服我不能穿。

顧 那麼你，就去跟我借一套西裝吧！

梁 房東先生恐怕沒有西裝，我就沒有看見過他穿。

顧 不管有沒有，先去試試看。現在他們這一股暴發戶，儘管沒唸過洋書，西裝也許要穿的。

梁 我爸爸也沒有衣服，怎麼辦呢？

顧 也去找房東借。

梁 一家人的衣服，都向房東借，未免太不成話。

顧 這話也對，而且老頭子的衣服也不大好借，我看請他老人家在外面玩兒一天，夜裏再回來，你看怎麼樣？

梁 這話怎麼說得出口呢？

顧 要說說不必考慮，自然就容易出口了，我一向就是這樣，有口無心。

梁 什麼有口無心，你就只會圖個嘴上快活！什麼事都說得天花亂墜，神龍活現，可是結果呢？滿沒有那回事！

（梁叟上）

天花亂墜

七一

叟 廚房裏是誰買那麼多的菜。

梁 我們家裏買的，爸爸。

叟 幹什麼？是不是請客？

顧 是的。因為我們有個美國朋友前些時剛從美國來，今天到我們家裏來吃飯。

叟 （心裏方才明白沒床的原故，幽默地）哦，所以你要把我的床搬出去晒了！大概是怕美國人看見了臭虫，會笑我們不衛生，對不對？

顧 （尙未領悟岳父所說的語中有刺）對了，外國人最講究衛生的。

叟 （面色一沉）外國人講究衛生，可是他們還講究誠實你知道嗎？一個人講話，最要緊的是誠實！

顧 我並沒有騙過你。

叟 （誠懇直率地）必成，不是我這個人說你。你爲人良心并不壞，就是有一個大缺點不誠實！什麼事都喜歡亂吹一泡，也不管人相信不相信，說的話又不負責，隨心

所欲，信口開河，所以你一直東不成西不就，現在快四十歲的人了，還是沒改掉這
個吹牛的毛病，而且變本加厲，自鳴得意，以為別人都是傻子，這是一個很大的錯
誤！

顧 岳父，你簡直不了解我，我從來就不會吹牛，不信你問玉娟好了。

更 不必問她，她也跟你早染上吹牛的毛病了，什麼事總喜歡講究虛榮，處處打腫臉充

胖子！

梁 爸爸，我沒有。

更 一個人最大的錯誤，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錯誤，要是知道又能夠改掉那就好了。

顧 今天確實有兩個朋友來吃飯，一點也不騙你。

更 真是美國朋友嗎？

顧 (囁嚅) 我也弄不清他是哪一國的人。

更 (不再追究下去) 我今天也要去會一個朋友，午飯不在家裏吃了。我晚上回來。

梁 爸爸就在家裏吃了飯再去吧！

夏 不，我在這兒會礙手礙腳，反而弄得你們不痛快。（微笑）而且我又不曾說外國話

，留在這兒像個木頭人也沒有意思。你們忙吧！（下）

顧 這個老頭子真厲害，什麼事都瞞他不過。

梁 他老人家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要多，你想騙他老人家，簡直是做夢！

顧 老實講我倒不怕父親，就是怕這一位泰山大人，什麼事碰着他，王瞎子算命，照直

講，也不管我們受得住受不住。

梁 不過老人家總是好意。

顧 就是說呀，因為他是好意。所以我就沒法兒反抗。

梁 時候不早了，我們趕快收拾屋子吧！

顧 你先去請房東太太來，讓我好跟他借東西。

（梁下，顧也進臥室去，一會兒，梁和房東太太上）

梁 房東太太你請坐，我來倒茶你喝。

吳 顧太太別張羅了，我剛喝過。（坐在藤椅上）

梁 （對着房內的必成），房東太太上樓來了，你出來吧！

顧 （在裏面答應）請房東太太坐一會我馬上就出來。

吳 （搔着腿）

梁 你換個椅子坐吧，那個椅子上臭虫很多。

吳 我就是害怕臭虫，你看這兒一下子就叮了幾個疤。

梁 我們正預備去買點新傢俱，這些舊椅子，到處都是臭虫，簡直不能坐。

吳 顧太太你們還有兩個月房租錢未付，這些時我們也不便，希望顧先生能早點付給我們。

梁 我們顧先生在銀行有一筆存款，就快到期了，拿着了就付給你。

（剛已穿好衣服，由室內出來）

顧 是房房租嗎？那很容易，最近我家裏匯了十萬塊錢，立刻就要到了，錢一到，我立刻就付，要是你們吳先生需要款子用的話，我可以先付三年房租，或者先借五萬塊給他都成，並不要利息，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我這個人素來就愛幫朋友的忙。

吳（被他這樣一吹，簡直吹得有點胡裏胡塗，不知怎麼回答才好，好半天才想出這麼一句）是的，我們吳先生也是喜歡交朋友的。

顧 你們吳先生，人太好了！又忠厚，又老成，又會賺錢，真是個好人！

吳 哪裏！哪裏！

梁 吳太太更好！

顧 對了，吳太太更是女中聖賢，標準的良妻，模範的賢母，典型的房東太太，我們真是欽佩到了萬分，不，十二萬分！

吳（被他們夫婦一頓恭維，弄得昏頭脹腦，半天才清醒過來）顧先生同顧太太也好

大好的原故。

吳 (立起) 顧先生，顧太太，謝謝你們的烟，樓下面還有很多事情我要去料理，現在

不陪了。(欲行)

顧 吳太太請慢走，我們還有點小事情，想同你商量一下。

吳 什麼事情？祇要我們做得到，無有不幫忙的。

顧 因為我有兩個最要好的朋友，一個是胡部長的大少爺，一個就是大少爺的太太，范

主席的小姐，今天到我這兒來吃飯。

吳 難怪你買那麼多菜，原來是請客呀！

顧 這位胡部長的小爺，和范主席的小姐，同我是在美國最好的同學，他們結婚，還是

我的媒人，現在這位胡部長的小爺，馬上就要在此地組織一個最大的百貨公司，實

本預定三千萬，很快就要開張了。

吳 (羨慕) 那你們以後買東西可方便多了。

顧 當然，房東太太你以後要買便宜的東西，找我就行。

吳 (正投所好) 這倒是一個好機會，真謝謝你！

顧 她們今天特地到我這兒來吃飯，因為我家裏東西糕糕不全，所以想跟你借點東西用

用。

吳 這麼說，你也可以在他公司裏弄個好差事幹了。

顧 那這用說嗎？他請我當副經理，每月正薪二萬五，津貼在外。你們吳先生要是

想找事，我也可以幫點忙。

吳 (高興地) 那謝謝你了！你要借什麼東西，只要我們有，都行。

梁 還不是桌椅碗筷這些要用的東西。

吳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梁 還有，因為我們的衣服都放在鄉下沒在身邊，也想請你借兩件。

吳 這也沒有問題，不過要請你們當心一點，油湯別沾上去了。

癡 這一點你請放心！我一向把別人的東西，就當着自己的一樣，決不會弄壞，退一萬步說，萬一稍爲弄壞了一點，馬上照市價賠新的。

吳 就這樣說請顧太太跟我來吧！

癡 哦，還有一件小事，你那位江嫂，也請借用一下，行嗎？

吳 這個，我們家裏事也多，離不開她。再說她又有點笨頭笨腦，恐怕反而弄壞你的事

癡 ，我看你就算了吧！

吳 笨一點，又有什麼關係，我這個人待人素來寬大，我一生就喜老實人。

癡 但是我家裏沒有人做事，也不行呀！

吳 這倒是一個問題。不過。我馬上就要做副局長了（指玉娟）她馬上也就是副局長太太，請了客人來，樣樣都要自己動手，似乎總不大好。再者我以後可以幫忙吳先生

癡 找一個賺錢的好差事，還可以幫吳太太多買點東，現在也請你幫幫我的忙，最好是能把江嫂借給我們用個半天。

梁 房東太太你就當江嫂生了半天病，告了半假好了。

吳 (點頭) 好吧！(走出復入) 哦！顧先生。你可別忘了答應跟我買東西呀！

顧 你放心好了，大丈夫一言既出驢馬難追！

吳 就這麼說。(與齊地) 顧太太跟我來拿東西吧！(下)

顧 (催梁) 你快去吧！哦，把他們牆上掛的字畫，也借點來。(梁點頭下)

(顧躊躇滿志，洋洋自得，向藤椅上一坐，吸着烟不覺有點飄飄然)

(玉娟和江嫂搬移桌椅，佈置房間，進進出出，極爲忙碌)

梁 你也該來動一下手呀！老是我一個人忙。

顧 我正在加油里？(把烟一扔) 好，油加足了，(迴顧藤椅) 媽的，這個藤椅簡直是

臭虫的大本營！

梁 吳太太房間裏，有一把新藤椅。

顧 快借得來！

(三個人時時出入，室內佈置已畢，頓覺煥然一新)

梁 (在新藤椅上坐下) 噯呀，可累死我了！

顧 (對江嫂) 江嫂，過來，我告訴你，等一會客人來了，你就稱呼我是老爺，稱呼她太太，別叫我顧老爺，也別叫她顧太太，懂嗎？

江 不懂。

梁 這也不懂嗎？不要叫顧老爺顧太太，光叫老爺太太就行了。

江 你們不是姓顧嗎？

顧 我不姓顧姓什麼，叫你不要把顧字拿出來，並不是我不姓顧懂不懂？

江 這更麻煩我弄不清楚，我說過不來，是我們東家要我來，我看你們還是另外找個人

吧！(欲出)

梁 (阻止) 好，不懂就算了，你愛怎樣稱呼我們就怎樣稱呼，你去燒火弄飯吧！

梁 (江下) 這老爺太太，真是天賦，書，字，通曉了。

顧 (望着江的背影) 笨豬!

梁 輕一點。別罵給她聽見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借得來的。

顧 這種笨貨，虧他們姓吳的肯用，要是我，早叫她滾她媽的蛋了。

梁 哦，還忘記借衣服了。(欲出)。

江 (抱着衣服進來) 顧太太！這是我們太太的衣服說借給你們穿的。

顧 (對梁) 說了半天，她還是叫顧太太，這種人真沒辦法。

梁 (對江) 去跟吳太太說還借的有一套西裝，你也去拿來。

(江下)

梁 我到裏面去試一試，看合身不合身。(拿着衣下)

顧 (在桌邊內) (拿着清酒的瓶子)

(江又拿着一套西裝上)

江 顧先生……

顧 你別叫我顧先生，叫我老爺。

江 顧老爺。

顧 不要顧字，就是老爺兩個字。

江 老爺。

顧 對了，你真聰敏！衣服給我吧！

（梁穿上借來的衣服）

梁 你看，這衣服太不合身了，簡直沒法穿。

顧 （端詳了一會）我說過，房東太太是一個胖子，你是一個瘦子，衣服當然不合身。

梁 那個鬼女人，也不知道吃些什麼，長得這麼胖！——你借的衣服也試過了沒有？

顧 褲子太短。恐怕不能穿，上身也許可以將就。

梁 你比給我看看。

顧 （把褲子拿在身上一比）你看，這麼短，好像是武大郎穿的。

那磨就還給她們吧。（把衣服交給江嫂，這件西裝上身，還可以用，就借這件行了。
（同江下）

（順把借來的衣服穿上，在厩內找出一個破鏡子照着，頗為自得）

（梁又借了件短外套披上，興沖沖地進來）

梁 必成你看這一件短大衣？

順 行，也是房東那兒借的嗎？

梁 是人家寄放在房東太太那兒的，我還借了一副鑷頭，你看今天的樣子如何？

順 好極了！俗話說得一點不錯，佛要金裝，人要衣裝，你穿上這短大衣，再帶上這一

副鑷頭，就顯得漂亮多了，哈哈！

梁 （被他這麼一恭維，反而有點不好意思起來）死相！

順 什麼死相，你瞧，這樣西裝筆挺還是死相？

梁 借來的衣服，不害臊！

顧 你別瞧不起人，看相的說，我下一個月就交紅運，準發一點財，而且還不在少數。不信，你等着瞧！

梁 少說廢話吧，客人就要來了，我們還有什麼事要預備沒有？

顧 萬事俱備，只欠燒酒，我去買酒，另外再帶點花生米，今天這個面子，不要便罷，要，就要足。

梁 真是吊死鬼攪粉！

顧 你說的不對，這是望鄉台抽大烟。

梁 這話怎麼講？

顧 死要過癮！

梁 滾你的吧！

顧 領旨（拿着瓶子，吹着口哨，飄飄然而去）

梁 拿起鏡子，反照照着，忽然，趙老四由門外進來）

趙 噫，是你，趙考闈。人真太重了！非獨不細看，還出外，拈紙不放心，未免太
趙 顧太太，你好？

梁 託福。趙老頭是孫客，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吹得這兒來？

趙 (不住地看室內陳設) 噫！怎麼，府上中了頭獎嗎？

梁 你從怎麼地方看出我們中了頭獎呢？

趙 (真有點疑心了) 我們做生意的人，連這點聰明都沒有，那還得了？

梁 (將錯就錯) 你真聰明！你猜我們中的是幾獎？

趙 (再把四週打量一下) 準是二獎，對不對？

梁 (微笑不言)

趙 不錯吧？我們生意人眼睛最厲害，什麼事一看，就知道，準保沒有錯！

梁 我真欽佩你的眼睛，確實厲害。

趙 佩服是不敢當，不過，看一眼就馬上知道，這一說到是真功夫！——你們顧先生在

那兒？我應該向他道喜才是。

梁 他出去了立刻就回。

（願一手拿着酒瓶，一手執着一束花，一路哼着平劇的劇詞興高采烈地走了進來）

願 哦，趙老闆來了！

願 恭喜恭喜！

趙 （愕然）你老兄幹什麼？（把花和酒交給玉娟）

（梁攜花和酒出）

趙 你還瞞我幹嗎？你們嫂夫人已經告訴我了。

願 她告訴你什麼？

趙 你還裝什麼蒜哩？嫂夫人都告訴我了，你放心，我不會跟你廣播的。

願 （摸不着頭腦）請你老兄打開窗戶說亮話，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趙 （有點生氣）你這個人真太世故了！我說了不跟你廣播出去，你還不放心，未免太

沒有把朋友當朋友了！

順（疑心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她是不是告訴我們家裏這些東西……

趙那不必說，我都知道。

順你都知道？

趙當然哪，發了財還不添製東西？

順我發了財？發了什麼財？

趙二獎！對不對？你還要瞞我嗎？現在別的也不談了，老兄既然發了財，我那一筆小

款子，也該還給我！

順我得了二獎？這，這簡直是胡說八道！

趙不管八道九道，你太太講的還會有錯：

順我問她去！

（梁捧着花瓶進來）

天花亂墜

顧 你告訴趙老闆，說我們中了二獎嗎？

梁 (點頭)

趙 這該不錯吧？

顧 你別聽她瞎扯！

趙 這件事不必再談了！你中不中獎，我都不管，你放心，反正我也不會找你借一個大

錢！不過老兄欠我的那筆款子，總該還給我吧

梁 他什麼時候欠你的錢？我怎麼一點不知道。

趙 還是上個月，我一批私貨，被公家查出來沒收了，他跟我說，那邊機關裏朋友很多

，只要出兩千塊錢疏通一下，就可以把貨物發還，哪兒知道一直到了今天，不但沒

見發還我的那批私貨，而且連他的人影也沒有看見，現在沒有別的，請把錢給我！

梁 (對顧) 你拿過他的錢嗎？

顧 是我拿的，但是都爲了他的事，跑路，請客，已經用光了，而且我另外還貼了八百

趙 這個不用問我。我已經打聽清楚了，那邊機關裏，根本就不受運動，更不用談別的，我現在只愁斧頭脫，不想砍柴燒，我也不想公家把貨物發還，實際上也不會有發還的希望，我只要我那兩千塊錢！好在你們既然中了二獎，這區區兩千塊錢，也不是拿不出。

梁 我並沒有說我們中了二獎呀，這都是你自己在猜想。

趙 顧太太，幾十歲的人，說話不算話，死了變啞吧！

顧 你要這錢，我這你錢好了，何必硬要猜人家中了什麼獎券！

趙 好，你們沒有中，是我中了，你這錢吧！

顧 今天實在不便，隔三五天我就有筆大款子來，一定還給你，決無問題。

趙 那不成。我沒有那麼多的閒功夫，我知道，你是存心想賴掉這兩千塊錢。

顧 笑話，兩千塊錢算個屁。我們這種人還會賴你的錢，真是笑話奇談！

趙 我不管那些七談八談，你不還錢？我馬上就去告你！

梁 趙老闆有話好說，何必動火！

顧 讓他去告，地方法院，警察廳，衛戍司令部，憲兵司令部，我都有老朋友，你愛哪

兒去告，就請哪兒去告。

趙 你別吹了！難怪大家都罵你是牛皮大王，一點也不錯。真是吹得天昏地暗。日月無

光！

顧 我警告你，你要侮辱我，我立刻拿片子送你到警察局去！

趙 不要吹，我正要到警察局去告你哩！（忿然下）

梁 趙老闆，慢點走，有話好講呀！

顧 讓他去告吧！他自己逃私貨，囤積居奇，就是一行大罪，他還敢告我？談也不用談

！

梁 今天很高興，偏偏碰着這麼一件事，真倒楣！

顧 我不在乎，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拉得開，收得攏，這種小事我根本就沒有放在心上。

梁 我心裏可老是一個疙瘩！

顧 你們究竟是女人，胆子小，想不開。

(江嫂上)

江 顧先生顧太太，有人來找你們。

梁 (一驚) 是警察嗎？

江 不是警察，是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梁 (一喜) 哦，一定是客人來了！(奔出迎接)

(江欲出顧忙止住)

顧 喂，我請你幫個忙好不好，在客人面前，不要叫我顧先生，叫我老爺，等會兒我一定多給你幾個賞錢！

江 嚶（下）

（顧把室內略爲整理一下）

（梁同來賓馮仲寬梅志平夫婦上）

梁 我來和你們介紹一下，（指顧）這位是顧先生。（指馮）這位是馮先生。（指梅）這位是馮太太。（介紹畢）請坐請坐，江嫂快倒茶來！

梅 （對梁）我早就想來看你的，因爲仲寬學校裏功課太忙，一直沒有空，真對不起！

梁 馮太太真會客氣，看我？哪兒敢當！

顧 馮先生，是今年暑假畢業的？

馮 是。

顧 貴校的教授，有很多是我的朋友。

馮 以後請顧先生多指導！

顧 指導是不敢當，不過這勉強可以做一個識途的老馬罷了。

梁 哪裏，哪裏！

顧 幸虧你們沒有送，要是送得來，我也不會收下的。——不瞞兩位說，前天陳局長從宜威帶了許多火腿送我，他再三要我收下，我都沒有答應，不是別的，因為這些東西，比如花旗蜜橘，新疆的哈密瓜，南京的板鴨，廣東的荔枝，我實在吃膩了，弄得現在常發胃病，所以我表示堅決地不再受禮物了。

梅 顧先生真是交游廣闊！

梁 他的朋友是真不少。

顧 這倒不是吹，現在的許多國際上的名流學者，政治上的權威要人，各界的首長，電影明星，差不多我都認識。即或沒見過面，提起我的名字，他們也都知道。尤其外國人，知道我的還比較多一點。

馮 那你懂的各國文字，也一定不少。

顧 也不多，不過懂得七八國的文字而已。

顧，大概還有這個樣子。

馮 我很想將來有機會，從你學習學習。

顧 學習哪兒敢當！有功夫，大家切磋切磋也是好的。尤其你們剛從大學畢業出來的青年，有個人切磋一下，功課便不會荒疏了。

梅 仲寬，昨天你不是說那一封外國信裏面，有幾個字不認識麼？何妨借這個機會，請教請教顧先生。

馮 對了（從口袋裏取出信）我正有一件事請求你，昨天我有個老師從外國寄了一封信來，裏面有幾個外國字我弄不清楚，很想請你指教一下，（指信）就是這兩句話，看是什麼意思。

顧 （看了半天）這個，恐怕是拉丁文吧？

馮 這是英文，不是拉丁文。

梁 洋字兒真不好認，每個字都是差不多。

顧 咳！我就是英文差一點，德文，意文，日文，俄文，西班牙文，那還馬馬虎虎，偏偏就碰着是英文文你說巧不巧？天下竟有這種巧事！

馮 這只怪我們太冒失了！

顧 哪兒的話！奉虧你們兩位，不是外人，否則，別人還以為我是瞎吹啦！哈哈！

梅 這怎麼會！顧先生是學貫中西，我和顧太太由宜昌同船來的時候，就聽說

顧 學貫中西，這四個字，不容易當！不容易當！

（江嫂上）

注 顧太太，你們買的那個母雞，是個瘋雞，在廚房裏已經快要沒氣了，你去看看吧！

梁 糊說，明明一隻好雞，怎麼會是瘋雞？我去看看。（回頭）你們兩位請坐一下，我

馮 去下就來，

梁 請便。

馮 大掃帚

顧 不怕兩位見笑，我們僱的這個老媽子真笨！本來我還僱了個廚子，今天剛巧告假。還有個聽差的，又在生病。今天叫她做點飯，偏偏這樣笨手笨腳，平空弄出許多麻煩。

梅 也難怪她，鄉下人本來就是老實忠厚的。

顧 你們還不知道她笨到了什麼程度，我告訴她，既是我們家裏僱的人，以後稱呼我們，就叫老爺太太好了，她偏偏喜歡要替你加上一個姓，並且還口口聲聲說這是你們家裏，彷彿就不是她的家裏。教別人聽了，簡直有點莫明其妙。不知者，還以為她不是我們僱的，你們說氣人不氣人？

梅 用人還是老實一點的好，笨一點，也沒有什麼關係。一天我來辦酒，不，有時候關係很大！今天早上，喬委員來拜訪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同我商量，結果被她擋駕擋回去了，弄得喬委員打電話來，反誤會我的架子太大，您說氣不氣

人？所以我決定明天就辭她的工。

馮 這也不必，好在既是誤會，以後見了面可以說得清楚。

顧 這是現在，要是從前，我馬上就會叫她滾蛋，我從前當廳長的時候，一天我革掉兩個秘書，四個科長，八個科員，十六個僱員，現在我脾氣好多了，

梅 這麼說不是全體都走光了嗎？

顧 這還不算什麼，另外一次我當局長的時候，不但職員全體革職，就是工友也一個都不留。

梅 您幹的差事，大概不少了吧。

顧 並不多。只幹過三次廳長，五次局長，如斯而已！

馮 這就不算少啦。

顧 記得抗戰以前，在北平的時候，我一身而兼兩個局長，一個廳長，現在是不堪回首。

啞！

馮 那時候，我們也在北平，怎麼沒聽說過呢？

顧 你們那時候還在唸書，哪兒會注意到政治。

馮 您那個時候是哪一處？哪兩個局？

顧 我當的是：：（思索）哦，是藝術廳簡任廳長。

馮 藝術廳？好像沒聽說這麼個機關。

顧 所以說你們學生不會注意政治呵！因為我對於音樂繪圖電影戲劇能塑木刻以及小說

散文詩詞歌賦，都有點研究，所以政府就為我特地成立一個藝術廳，派我作簡任廳

長，組織相當龐大，規模也很不小，後來因為我到重慶來，一時找不着適當的繼任

人選，政府才把這個廳裁撤了。

梅 那個廳長您幹了多久？

顧 差不多幹了兩年，一個錢沒撈着，結果是倒賠了三十多萬。

馮 哦，您還賠了那麼多錢呀？

顧 我做了半生的官，幹了半生的差事，恐怕前後合計總賠了上百萬，到頭來只落得兩袖清風，我家裏幾個錢，已經因為我差不多去了有十分之三了。

梅 顧先生府上想必是很有錢的？

顧 不多，不過七八百萬塊錢。家祖父從前是滿清的兩廣總督，家嚴是歷任四屆交通總督，又兼三個銀行的董事長，所以略為有點積蓄。我入川的時候，光現款就是七中多萬，因為物價高，開銷大，早已用完，現在還是家父每月匯五萬塊錢來補助補助，不然，真不得了！

馮 顧先生為什麼現在不去政界上活動活動呢？

顧 因為在官海浮沉了半生，已經感覺沒有多大興趣，最近正準備着手寫一本書，藉以消磨光陰。

梅 您預備寫哪一類的東西呢。

顧 我想寫一部：（思索），我準備寫一部：人類文化生活理想史，估計有八百多萬

字，十年之內完成。

馮 這種偉大著作，準可轟動世界，我敢預料。

梅 八百萬字，我嚇都嚇壞了。

顧 也許字數還要超過呢。

馮 (您預備什麼時候動手？)

顧 現在正在收集材料，大概今年或者明年，至遲後年，就可動手寫了。

馮 佩服之至！

梅 (疑視着掛的對聯) 顧先生這對子上面寫的有財，就是你的號嗎？

顧 (也走近對聯旁看着) 對了，我叫必成，號有財。

梅 有財這兩個字，您不覺得有點帶俗氣嗎？

顧 這是家父代我取的號，然明知欠雅，也就算了。(梅無意中把茶杯弄翻了，茶灑到

顧的衣上)

顧 對不起！對不起！

梅 沒有關係，這套舊西裝還是我從香港帶來的，新的西裝，都擺在鄉下，一共有六七箱，都沒拿進城來。

馮 您真是多「財」多「藝」，又有錢，又有本事，真令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

顧 這也不是客氣話，無論是有貝之才，或是無貝之才，我都佔了一點，可惜的是知道我的，真能夠了解我的人還不多！

馮 是的，我們今天要不是跟您談談，真不知道您是這麼了不起的人物！

（梁上）

梁 對不起，沒陪你們兩位。

馮 顧太太這麼辛苦。真叫我們過意不去。

梁 菜已經弄好了，現在就開飯吧，好不好？（大家點頭）江嫂，江嫂，擺筷子開飯！

(對馮梅)這是便飯，沒預備什麼菜，請兩位多包涵點！

馮 這樣的打擾，我們真有點不安。

(江嫂上，正要擺筷子的時候，不提防把一瓶冒充茅台酒碰倒了)

顧 (大怒)混蛋，做事一點不小心，這一瓶茅台酒你知道要值多少錢嗎？

江 顧先生你不要開口就罵人呀！一瓶酒，我總賠得起。

馮 算了，算了，好在酒流得不多，而且我們又是不會喝酒。

顧 馮先生你不知道，這一瓶茅台酒，是真正的茅台，不容易買到的，她就這麼毛手毛腳的給你打翻了，你說氣人不氣人？

江 你不是剛拿着瓶子在對過小酒店打來的嗎？什麼茅台不茅台？剛才酒店的張先生跟我說，叫你把買酒的錢快送還給他，他說店裏不賠眼的！

顧 放屁！我賠他的眼？(隨手就是一耳光)

江 啊！你居然動手打人呀！(把筷子往地上一扔)我又不是你們顧家的用人，你憑什

麼打我？我去跟我太太講！（下）

梁 你爲什麼要動手打她？

顧 這個老混蛋在客人面前胡說八道，我敢不打她嗎？

馮 顧先生，何必同她計較，我們喝酒吧。

（梁叟上）

叟 剛才那個江嫂，幹嗎哭着下樓去？

梁 因爲必成打了她一耳光。

叟 你爲什麼不攔阻？

梁 來不及攔阻，他就打了。

顧 請你老人家別管閑事！

馮 這位是？

梁 我的父親。

馮 姓？

馮 馮仲寬。

馮 真是對不起你們二位！我這個女婿，就是脾氣不好，連你們兩位都簡慢了，請隨便坐吧！

馮 老伯言重了。

馮 這位？

馮 內人。

（房東太太同江嫂上）

吳 顧先生，我今天要請教一下。你們請客，找我借這樣，借那樣，甚至於連我的老媽子也借給你們用，你們罵了我不算，還打我的老媽子，這是什麼意思？當着你的客人在這兒，我今天非請問個理由不可。

梁 吳太太，您別生氣，我們並沒有罵過您呀！

吳 你借我的衣服去穿，說胖了不合式，你就罵我，「那個鬼女人也不知道吃了什麼，長得這麼胖」？請問有這回事沒有？我吃胖了與你何干？借衣服給你穿，還是鬼女人呀？

顧 我並沒有罵你呀。

吳 你爲什麼沒有罵？你借我丈夫的西裝袴子穿，也是穿得不合式，嫌短了，就罵我先生是個武大郎，請問有這回事沒有？

馮 這位太太，我看是一時的誤會，我想顧先生顧太太不會罵您的。

吳 不會？他們罵的話，江嫂聽見都告訴我了，真是狗咬呂洞賓，借東西給人還要挨罵，豈有此理！

梅 這也許是江嫂聽錯了，他們不會罵您的，這完全是錯誤。

吳 經理太太，您不知道，他們確實罵了的。

梅 什麼經理太太？您別弄錯了吧？

吳 您先生不是百貨公司的經理嗎？
馮 誰告訴您我是經理？

吳 (指顧) 都是他說的，他還說他是副經理哩！

馮 幸好這一對經理夫婦不是外國人！

吳 他說您是部長的少爺(指梅)她是主席的小姐呢！

馮 (對梅)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梅 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我自自然然！

吳 現在別的不講了，你們把借的東西都還給我們！(走至顧旁)顧先生，對不起，衣服給我吧！(顧脫衣還之)顧太太，也對不起，請把我的鑰頭取下來！(取鑰)江嫂，把我們東西都拿回去！真是笑話，說起來還是一對文明人，開口就罵人，動手就打人，這比野蠻人還不如哩！

馮 (對梅) 這鬧的是什麼把戲？

梅 誰知道他們鬧的什麼把戲。

(江嫂把借來東西，正欲一件一件都拿了回去，忽趙老頭從門外進來，後面跟着一位賢士)

趙 (止住江嫂) 喂！慢點搬東西！太太，這樣不行，請他到院裏來！(東顧)

吳 (眼一瞪) 幹什麼？

趙 (也瞪着眼) 我叫你別搬，就自然不能搬！

吳 咳！

趙 你不用咳，咳也沒有用。

吳 (對梅) 這又是什麼回事？

梅 誰知道。

吳 真是活見鬼了，你是來幹什麼的？

趙 我，我來討債的！他騙了我兩千塊錢，要他還又還不起，現在這些東西都是我的了

才……

吳 什麼，我這些東西都是你的？我問你，你知道我姓什麼嗎？

趙 你姓什麼，我可管不着，我也沒有那個閒功夫來問你，總而言之，就而言之，這兒

的東西不准動！

吳 這才怪姓顧的欠你的錢，你想扣押我姓吳的東西，這是什麼意思？他還欠我的房

租，我也去扣押你的東西，你肯嗎？（對江）別理他，把我們東西搬回去！

趙 我知道這是你們串通好了，故意騙我的，不行！

吳 你這位太太貴姓？

吳 我姓吳，這房子就是我的。

趙 這些東西都真是你們的嗎？

吳 都是我們的，就只這個破桌子，那個爛寫字檯是他們姓顧的。

趙 請問哪位是顧先生？

顧我。

警 剛才這位趙先生到我們局裏來說，你騙了他新牛魂，這話聽起來。

顧 事情是有的，可不是騙的，是欠。

警 不管是不是騙，但是趙先生已在局裏告了您，現在請您跟我往局裏去一趟！

顧 我家裏還有客人，明天再去吧！好在你們局長同我都是至好的朋友，去遲一天也沒

有關係，請你們局長去說，這話聽起來。

趙 臉皮真厚，這時候還在欺！（對警士）你們局長，叫你們局長回去！

吳 真見他娘的魂，聽着這糕房客，總算我倒了八代的霉，這話聽起來，這話聽起來。

趙 你不過只倒了八代的霉，我才倒了他媽的十六代的霉啦！

警 不必講了，顧先生，請您要放明白點，這是公事，請您馬上就跟我去，請您去。

顧 去就去，這又有什麼關係？只要我和你們局長一談，什麼事都沒有了，馮先生馮太

太，我去一下馬上就回，暫時少陪。（對警士）去！

樂 你眞上警察局去呀？

顧 沒關係，立刻就回來的，（對警士）你以爲我害怕？笑話！走吧！

趙 慢點，警察同志，這兒的東西，暫時請別讓她們搬，候調查清楚了再說吧！

吳 你們打官司，想扣押我的東西，這才有鬼哩！

警 顧先生，這東西究竟是不是你的！

顧 （對吳看了两眼）是我的。

吳 （急）是你的？這才真不要臉呢！

趙 這時候別再辯扯了！警察先生，讓我來說一句實在話吧，這些東西，都是房東家裏

借來的，我們家裏究竟只有一點破桌子破椅子，不說別的，就這個牆上的對子，也是

（看那兒見借的）誰會拿一紙給人送養呢！

警 姑且先住，請你說話誠實一點，這東西究竟是誰的？

趙 顧先生這個人怎麼這樣麻煩？他的我的又有什麼關係？

警：我的就是我的，什麼母親沒權關孫子？

趙：像這種吹牛拍馬，真是少見，其家可安？

吳：（驚異）不見得吧？社會上這一類的人多着哩！

警：顧先生呀，走呀！這東西只此一觀，直千銅得十，不嫌肉前，緣以贈銀土的錢子，也是

趙：這東西怎麼處理？警察未道，聽其來領一官，非福也，當送東西，

吳：你到局里去查查吧！（同顧趙下）

警：（對紅）（就東西）（這話在那兒幹嗎？）

吳：（對紅）（就東西）（這話在那兒幹嗎？）

趙：（對紅）（就東西）（這話在那兒幹嗎？）

吳：（對紅）（就東西）（這話在那兒幹嗎？）

吳：（對紅）（就東西）（這話在那兒幹嗎？）

回家

——獨幕劇——

人 羅父 永康的父親，六十三歲。

羅母 永康的母親，六十六歲。

羅永康 三十一二歲。

胡凝芳 永康的妻子，二十八歲。

羅三 永康的遠房叔叔，四十五六歲。

岡田 日憲兵班長，四十歲左右。

日憲兵二人。

時 抗戰第六年代。

天 花 亂 墜

二二五

地 漢口。

景 羅家的客堂。

幕啓 羅家客堂，四十餘歲。

羅母正供奉着的祖先燭晚香。窗外，殘陽欲墜，已近黃昏時候。

永康夫婦，悄悄地走了進來。

母 (聽見脚步声，驀地回頭，因為來人服裝不整齊，面容又迥異曩昔，加之她又老眼

昏花，簡直認不出來進來的是誰) 誰? (仔細地看) 你們找誰?

人 羅父 永康夫婦。

芳康 (同時) 媽!

母 (又驚又喜) 你是康兒?

康 (放下包裹) 媽，我是永康，我回來了。

母 (指康) 那是凝芳嗎?

芳 哈哈笑着。是，媽。……
母 你到國外去，天啦！你丈夫嫌你空家竟回來了！……
芳 我呀，而最下行要，我們接看你的信，親手刺動身，在路上走了兩個多月，真是吃盡苦頭！

母 你怎麼說？由重慶到漢口，就要走這麼久嗎？……
芳 應該這還不算久嗎？……
母 唉，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

芳 這出去又這一次，總算出夠了，真不是味道……
母 媽，你的病完全好了嗎？……
母 完全好了，其實，（微笑地）並沒有什麼大病，還是那個老毛病，天時不正，下多了雨，淋身筋骨就有一點不舒服，現在已經好……
康 你在這裏倒了茶喝着，我接看你的信，聽說你的病很沉重，我幾夜都沒有睡着覺，

恨不得身上能長兩個翅膀立時飛回來看看你。

母（微笑）那是因為我看你們一出去就是五六年，老不回家，故意叫人把病寫得重一點，想你們早一點回來。

芳 這都怪永康不好，當初我就不贊成跑到四川去，他偏要去；在那兒我三番兩次要回

來，他又不肯。要不是你老人家這次信裏說病得很重，恐他還不肯來哩！（在母親

面前告狀。然後望着永康一笑，彷彿示威地）

母 我知道，四川那個地方多好玩，他哪兒還有那個孝心，記得我這個老太婆啦！

慶 媽，你別生氣！我何嘗不惦記得媽？因為抗戰還沒有取得最後的勝利。我怕回來有

危險。

芳 我們不是已經平安到家了嗎？你看危險在哪兒？

慶 我們以前不願叫你們回來，也就是這一個原因啊！我兩老只有你這一個兒子，一個

媳婦，要是真有危險，那就什麼都完了！因為近些時聽說日本人比從前比較好一點，

所以才寫信叫你們回來。

芳 媽要早些時寫信叫我們回來，那就更好了！省得在外邊少受多少罪，吃又沒得吃，樂又沒得穿，簡直把人苦透了！

康 你別瞎扯！沒有吃沒有穿，你這幾年怎麼還活着沒有死？現在是正跟日本在打仗，哪兒有那麼多好的吃好的穿？（鄙夷地）你就知道享福圖舒服，脫不了那股本太太姐的脾氣！

芳 （理屈氣壯）我又沒說要享福要舒服，我是說外面苦，還是回家的好，這話也說錯了嗎？媽，請你老人家說句公道話！

母 好了，好了，今天一家團圓，是一個好日子，彼此別弄得不高興。

康 媽，你放心，我們不爭論了。

芳 （撇着嘴）都是你，找人抬槓！

母 （一笑）你們兩個，還是那個老牌氣，一天到晚，不管有事無事，總是找槓子

拈（笑）……

康 媽不知道，她是一江山易改……

芳 （趕快接下去）媽他才是「本性難移」啦！

母 （笑着）你們是？一個半斤，一個八兩，正好配一對。

（二人相視也笑了）

康 哦，爸爸哪兒去了？他老人家怎麼樣？身體好麼？

母 還好，不過這幾年，因為太操心，也老多了！他現在快要回來吃晚飯了，你們先去

洗個臉，把衣服也換一換，等會好吃飯。（二人正預備裏面去）哦，我跟你們在

祖宗面前燒了香，你們等會先出來磕個頭，謝謝祖宗保佑你們，這一次平安到

家。

康 是。（下）

芳 我們曉來。（也下）

（應母又燃起香燭，窗外天色已暗，少許，應父由外回來）

父 哼！下午天晚昏，爲什麼燒得這麼晚呀？長面到苦會熱氣過回來呀！

母 康兒夫妻兩個回來了。

父 （一驚）啊！什麼時候回來的哩？

母 剛才，現在裏面正洗臉換衣服哩。

父 （着急地）他們現在回來幹什麼？

母 （反詰）回來不就是回來，還有什麼？難道孩子不應該回家嗎？

父 （憂形於色）你們這些老太婆懂什麼？

母 （怕嚇着）真是越老越古怪，沒聽說兒子回了家還不高興。

父 你才怕嚇着越越哩！我們是想離開此地，到重慶那個天堂而不可得，他們在重慶

住得好好的反而跑回漢口這個地獄裏來，真是年輕人不知死活！

（同前）
（永康發誓同上）

康

(承康上)

(同時)爸爸!

父

噯，你們剛回來？

康

剛回來。

父

你們回來幹什麼的？

康

(脫唇不知所對)是回來。

父

誰叫你們兩個回來的？

康

(嗚嗚着)媽信裏說她老人家病得很重，我們放心不下……

母

(忙接着說)你不用怪他們，是我寫信假意說得了重病，叫他們回來的。

父

(埋怨地)胡塗來胡塗，你這個老太婆真是胡塗到了萬分！

母

(不解地)什麼胡塗不胡塗？孩子們在外面吃苦當然應該回家啊！

芳

(忍不住)真的，爸爸，我們這幾年在外面，什麼苦都吃夠了！

父（厲聲）你知道回家來更要吃苦嗎？你媽年紀大了胡塗，想不到你假夫妻也這樣胡

母（也有點生氣了）真不知道你這個老頭子存的什麼心，兒子媳婦出門五六年，好容

（易千山高水跑回了家裏，你也不問個青紅皂白。兩口就罵，真一個胡塗，一個胡

（胡塗，不知哪兒來的飛塵多胡塗，我看你才有點老胡塗哩）（氣噎呀地坐到了邊去

父（走近）你這個老太太，總天際在家裏，哪兒知道外面的事，你知道這兒是一個魔

鬼橫行的世界麼？

母（你無非是說此地歸日本人管，日本人也是人，也應該講理呀！

父（冷笑）哼，講理？

母（我們安份守己，又不惹他，看他日本人敢把我們怎樣！

父（冷笑）說得好輕鬆！

天 花 劇 本

慶 爸爸，此地的情形，究竟怎樣？

父 我想你們也應該知道。難道你們在後方，關於淪陷區的情形，一點都不清楚嗎？

慶 聽是聽說過，在報紙上也看過。

芳 我們因為不大相信，日本人對淪陷區，日本人也最人，所以……

父 (幽默地) 因此就想回來實地考察一下，是不是？

芳 (知道說錯了話不敢再說下去) 爸爸……

父 (長嘆) 想不到抗戰了六年，還沒有把你們那稱小姐老爺太太的享樂苟安的念

頭擱掉，真是……

(你們可曉得，我們這些在淪陷區的人，這幾天警告着你們能回國老家來……)

母 本鬼子趕出去，誰知道你們却這樣偷偷摸摸的回來？真教我們失望……

母 (來願再聽下去) 好了，好了，不要再說了，大家去吃晚飯吧。

父 (門外大聲) 吃晚飯，好極了，總算我口福不錯……說着便走了過來，大家一看……

，原來是羅三)

三 大哥，大嫂。(見永康夫婦亦在室內) 咳！你們也回來了？一家子團圓了，大喜大喜！

芳康 (同時) 三叔你好？

三 還不是馬馬虎虎的鬼混，談不上什麼好。你們什麼時候回來的？

康 剛到家。

三 好極了！(有心試探) 重慶那方面情形怎樣？聽說美國的飛機又來了不少，飛機場又增添了好幾處，真的嗎？

父 (厭煩地) 小孩子們不懂什麼，問他這些幹嗎？

三 隨便問問，沒什麼道理。(對羅) 你既然回來了，以後也不必再到別處去，要找事問你三叔好了，不管大小事都成，此地日本人跟你三叔都是好朋友，想找事，只要

你三叔一句話，準成，沒有錯兒。

父（厭惡地）這些話以後再談吧，現在還說不上。

三對了，以後我們再談。（裝做一本正經地）不用多，一斤燒酒，半斤牛肉，就可以讓你們三叔談個痛快。

母（對凝芳）你到廚房裏去照料一下飯菜吧。

（凝芳下）

三大嫂不必客氣，我已經吃過飯，不過少許一點還可以，加多可不行。

父老三別嘍唆了，你來究竟有什麼貴幹？不必繞灣兒，請痛快一點說！

三大哥真是個痛快人！

父有什麼事，乾脆說吧！

三這幾天因為又來了些日本朋友，天天應酬，處處交際，幾個錢都花在日本人身上去了，你知道，我這個人身上是不能少錢的，所以……

母 你又來要借錢是不是？

三 數目不大，暫時通融個一二百塊錢，明天不還，後天還，後天要是沒有，大後天一定可以還。大後天要是……

父 對不起，我也窮得很，家裏沒存錢。

三 大哥說到那兒去了，你沒有錢，河裏還有水哩！那麼大的布店開着，會沒有錢，誰肯相信？

母 老三，不是我這個老嫂子說你……

三 你說，你說，自己家裏人，沒關係，沒關係，毫無關係。

母 你借錢的次數也太多了，一次，二次，三次，少說點也有十來次，也沒有見你還一次，虧你還好意思來借？

三 實在不好意思，是沒有辦法，酒是戒不掉的，香烟也是不能戒的，大烟便是十多年的老友，外加交際應酬，一天沒錢，一天就不能過。

父 (斬釘截鐵地) 我再老實跟你講一句，我沒有錢再借給你。

三 假若你手上不便，少一點也行。

父 (乾脆) 我一個錢都沒有。

(下)

三 (冷笑) 不借就不借，這又有什麼關係？不是吹牛，那兒不能借一二百塊錢一定非找你可嗎？笑話！

康 (知道情形弄壞了會惹出麻煩只好上前敷衍) 三叔，別生氣，我爸爸的脾氣，你還不知道嗎？自己兄弟們，何必爲這點小事傷了和氣！

三 弟兄？見他媽的鬼啊！(對門內大聲恫嚇地) 我向你借錢，還是給你的面子，別弄得我冒火，在日本人那裏給你來一下，教你吃不完用不盡，你才認識我羅三哩

康 三叔，你不嫌棄，我這兒還有二十塊。你拿去臨時先用用吧！

三 二十塊錢，能用個屁？不過，（故作思索一下）也好，你就拿來吧。因為這是你一點孝心，要是你父親的錢，我是決不要的，看他害臊不害臊？（向門內瞪着眼）真是豈有此理！（又看看內室，然後走着）笑話，笑話，太笑話！（拿着錢一路自言自語的走了出去）

母 出世起，沒見過有這樣不講臉的人！

康 三叔怎麼變得這樣下流無恥？真奇怪！

母 一向就是這樣，幸虧他還是一個遠房的叔叔，要是親房叔叔，那更不知怎麼凶了？

（羅父上）

父 他走了嗎？

母 拿了二十塊錢，還不走幹嗎？

父 誰給他的二十塊錢？

天花亂墜

二二九

康 我給他的。

父 給他的錢，還不是抽大烟去了，要依我，一個錢都不給他。

母 這種小人，何必得罪他！

父 也不知我們姓羅的祖宗作了什麼孽，會生出這種當漢奸的後代！

康 我一聽他說話的口氣，就知道他是個小漢奸，所以給他二十塊錢，免得結仇。

父 你們後方，不知道淪陷區的漢奸是多麼可恨可殺，他們的天良早已喪盡，你以為區

區二十塊錢，就能買着他們的良心嗎？

康 那我們倒要防備一下才好，

父 對於日本人和漢奸，我們是防不勝防的，本來我還想讓你們在這兒住一夜，現在不

成了，我們馬上就吃晚飯，吃完飯我們即刻就動身到鄉下去。

康母

(同時)馬上動身？

張父（對了，馬上動身。到了鄉下，康兒同他的媳婦，還是趕快回重慶去，我們就在鄉下
睡，等國軍克復武漢，把鬼子和漢奸趕走了我們再來。

父母（我們到鄉下去，店裏生意怎麼辦？

張父（冷笑）生意？這時候還談生意？老實告訴你吧，自從日本人來了之後，我們那個
同店就等於是日本人開的一樣，他要什麼就拿什麼，他愛什麼那就得給什麼，錢是沒
法有的，我們那個店，貨物都快拿光了，店員也走完了，還做什麼生意？

父母（焦急地）你爲什麼早不說呢？

張父（告訴你又有什麼用？把你急病了更糟。我這幾天天已把那個店關了，準備三兩天就下
鄉去，現在看情形，還是早走爲妙。

康（這麼多年的心血，好容易開了這個店，就這麼算了，真太可惜！）
父（日本人和漢奸比魔鬼還要利害，我能留得住一條老命，還是萬幸哩。）
康（我也不回重慶去，我們就在鄉下過過，種種田算了。）

父 談何容易！日本人和漢奸肯讓你安心種田嗎？訴告你，（堅強有力地）這年頭要活命，只有快回到重慶去，幹！拚命的幹！一個人要當幾個人為抗戰建國埋着頭去苦幹！將來反攻打回老家來，把鬼子和漢奸趕出去，才有好日子過！要想貪圖苟安享樂，那就等於自殺！

母（憂慮地）鄉下又不能種田，那我們鄉下去怎麼辦？

父 我送你到大姑母家裏去。你不知道，劉家姑爺已作了游擊隊長，他們那兒游擊隊的力量很雄厚，鬼子們不敢去的。我已經同劉家姑爺約好了，我也去加入游擊隊，同他們一道兒幹。

康 爸爸，我也加入游擊隊好不好？

父 不，你有你的專門技能，游擊隊並不需要你這一類人才，後方却正需要你，你還是到後方法的好！

康（感動）爸爸，我決定聽你的話！以前只怪我胡塗，今後我一定把整個的精力生命

都獻給國家，決不辜負你的期望！

（癡芳上）

芳 飯擺好了，請吃飯吧。

父 好，大家快點去吃，吃完了就預備動身。

（羅父羅母同下）

芳 動身？到那兒？

康 這兒情形不好，我們全家都到鄉下去。

芳 今天晚上就去？

康 馬上就要動身？

芳 這麼急幹什麼？

康 爸爸說，此地是鬼子和漢奸的世界，危險很多，走得越早越好。

芳 我就不信那個邪氣。

廉 你不信，就一個人待在這兒吧。

芳 我就一個人待在這兒，看鬼子和漢奸敢把我怎樣！

羅母 神色倉皇地奔上）

海 日本憲兵來清查戶口了，你們兩個都躲到房裏！快！快！

芳 永康與凝芳急忙躲入內室，羅父陪着日憲兵三人進來）

班 指着羅母對那位日憲兵班長說）我們家裏兩個人都在這兒。

班 兩個日本憲兵站在門口，班長岡田走近羅父母身邊，羅母向他鞠躬）

班 操着不純熟的華語）你們家裏只有兩個人？還有沒有？

班 沒有了。

班 向班部下）房裏去清查一下！

班 兩個日本憲兵入內把永康凝芳拖了出來）

班 怒向羅父）他們幹什麼的？

三父（陪笑着指羅）這是我的兒子，（指芳）這是我的兒媳，他們剛回來，沒有來得

及報告。

三三（其餘三人都不肯相信）

班（順手一耳光打在羅父臉上）忘八蛋！

三（永康見父被打，怒不可遏，欲動手報復，羅父以目止之）

班（走近永康身邊注視着）

父永康，凝芳，快向班長鞠躬。

班（不等永康鞠躬，先就是一耳光）你知道見了我們要敬禮的嗎？

康（忍氣吞聲，鞠躬）是。

班忘八蛋！（又是一脚踢去）再敬禮！

康（只好又鞠了一個躬）

班（又走近凝芳身邊，凝芳即忙鞠躬）你的很好，你很懂得禮！（注視良久，腦子裏已轉着不良的念頭）你長的美麗，（笑）很好，很好！

(羅三上)

三 (進來就向岡田行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 岡田班長！

班 你的來得很好！

三 (脅肩諂笑) 是，是！你有什麼吩咐嗎？

班 告訴他們，我查定了戶口還要來的，叫他們都走開，(指芳) 她留下！你的懂不懂？

三 懂，懂！叫他們都走開，只留(指指凝芳) 這一個，對不對？

班 (點頭) 你辦的好，我有賞錢的。

三 一定效勞！

班 (指揮部下) 走！(同下)

(室內除了羅三，其餘諸人莫不憤恨萬狀)

三 (假裝同情) 日本人不講理，真是沒有辦法！不過，這個岡田還算是好的，沒有當

而動手動脚。（室內空氣甚爲緊張，大家都帶着一種憤怒的神情，不可遏抑，體也沒理會羅三）

三 大概你們總聽明白了他的意思吧？

康 （憤恨地）不知道！

三 我的姪少爺，這不是生氣的事情，岡田這個傢伙，脾氣很壞，不能違犯了他的意思！好在這件事只要你三叔不說，別人也不會知道。再說，就是知道了，也沒有什麼關係。

母 老三，你是放屁不是？日本人要你姪媳婦陪他睡覺，還說沒有關係，這不是放屁嗎？

三 （嬉皮笑臉地）老嫂子，你向我冒火幹嗎？這是他日本人的命令，又不是我的主意。

芳 （忍無可忍，大聲地）三叔，你是人還是禽獸？你不幫助我們說話，還幫助日本人

來說話，這不是禽獸行爲嗎？

三 姪少奶奶，此地是日本人的世界，他愛怎麼你就得怎麼，認清楚，這兒不是重慶，

這是淪陷區！

芳 淪陷區又怎麼樣？無非是我犧牲一條命！你以為我怕死就去依從日本人嗎？

三 犧牲，沒那麼容易，姪少奶奶！你死沒關係，還有你們公公婆婆，還有你的丈夫，

除非你全家老小都擠着死，否則……好了，我也不再說了，免得你又罵我幫助日本人說話。

芳 虧你還是一位長輩，簡直比豬狗還不如！

三 你愛怎麼罵就怎麼罵吧。

父 （避着羅三與永康耳語之後）好了，這也不能完全怪你三叔，日本人要如此不講理，

誰也沒有辦法，當初誰叫我們做順民的？（以目向羅母和姪芳暗示）

三 還是大哥明理，你們完全是錯怪我。

父 康兒，三叔是愛喝酒的，我這櫃子裏還有一瓶酒，康兒就陪三叔在這兒喝兩盅，作爲賠個禮。凝芳去拿點菜來。

（凝芳會意下）

三 這也難怪她，好在我這個人量大，不會見怪她的。（永康倒酒）大哥你真是太客氣，自己一家人說過就算，還賠什麼禮？不過既然有酒，我就喝兩盅，大哥你也來喝。

父 我也喝，我先去買點滷鷄來再陪你。

三 滷鷄，太好了，醬鴨也行，有香腸更好！

（永康陪着羅三飲酒，凝芳端了幾碟小菜放在桌上，然後同羅母一道出去）

父 老三，你等一等，我去買菜就來。

三 你何必自己動步；叫永康去買就行了。

父 他剛回來，還不知道買的地方，我去，順便再帶一瓶酒來，今天就讓你喝一個痛快

三 很久沒痛痛快快地喝酒了，今天真應該痛快一下，一方面算是替永康接風，一方面算是……（知道說不下去了）哦，胡說八道，不談了，不談了，還是喝酒吧！

（羅父下）

三 （一面喝着酒一面談着）永康，我們有五六年沒見面了，想不到又團了圓。
康 所以三叔今天該多喝兩杯呀？

三 好，我一定多喝幾杯——當初武漢失守的時候，我就不主張你們到重慶去，現在該相信我的話不錯啊？

康 三叔的話是不會錯的。

三 對了，不是吹牛，我說的話，連日本人都相信，他們都恭維我，說我有先見之明，你看，不是嗎？

康 噫，你是有先見之明。

三 這些年你在重慶幹什麼？

康 沒幹什麼，混混而已。

三 我就不贊成你這種辦法，到重慶去，根本就錯誤！你看我，現在怎樣？日本人面前，我吃得開，叫得響，那一個不巴結我？誰都要買我的賬，不是我喝了酒說醉話

三 誰要得罪了我，我只要在日本人那裏放個屁，準叫那個得罪我的人，死無葬身之

地。

康 (試探) 我爸爸是不是得罪了你哩？

三 (已有醉意) 他得罪了我的地方多哩，我要不是念在弟兄的情份上，你們老頭子早完蛋了！

康 我媽呢？

三 那個老太婆，同你父親一樣，我早就說了，一床被睡不出兩樣人來。今天我來借錢的時候，他們又是那「套」，我心裏想，好吧，你得罪了我，看你有日子過？所以我

就跑到岡田班長那裏告了他一狀。不真麼，被罰，罰得苦了疼，疼得昏目于眩。這也罷
康三（一驚）岡田是你叫他來的。
三（知道講錯）哦，我還沒有去告，我是想去告，不過看在你的份上，我也就算了。
康（心裏已經清楚）是。

三（羅父上）
三 大哥回來了，辛苦！辛苦！

父（把買來的菜放在桌上）這是好酒，來，換一瓶喝吧。

三 好，好，換一瓶，換一瓶。

父 康兒你喝這一瓶那一瓶好酒，就讓給三叔喝。

（以自向康示意）

康（心領神會）是。

三 大哥，你早這麼好，我就不去報告了。

父 什麼？今天是你報告的？

三 不是，不是，我是說着玩兒。

康 三叔喝酒吧！來，我們乾一杯。

三 乾就乾，不喝乾是忘八蛋。

（羅三把藥酒喝了下去，漸覺腹痛起來）

三 我肚子有點痛，酒不能喝了，有地方嗎？我想躺一下。

父 康兒扶三叔到裏面去躺一會吧。（永康扶羅三下）

三 酒留着，我等會還要喝的。（同永康下）

（羅母和凝芳上）

芳 爸爸，藥酒他喝了沒有？

父 （點頭）喝了。藥性快要發作了。

芳 這種藥好，只有用這種東西對付他（永康上）

父 他睡着了沒有？

康 已在打斷了。爸爸，酒裏面下的什麼毒藥？

父 我也不知道，是你劉家大姑爹給我的。據說這種毒藥，藥性極其利害，吃下去就要睡覺，過五分鐘藥性一發，就那麼睡死了，連聲音都沒有。

母 毒死得好！這種漢奸不毒死，也不知道要害多少人。

芳 我今天真正知道鬼子和漢奸們是這樣的沒有人性，難怪人家說，淪陷區是一個活地獄！

康 你現在才知道，哼！

父 這不是埋怨的時候，你們快去收拾東西，我們好走！

芳 東西已經收拾好了。

母 我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預備，反正家裏這些東西也帶不走，只好丟了它。

康 爸爸，我們到鄉下去，起早還是坐船？

父 坐船。剛才我已經在江邊把船僱好了，趁黑夜里走，沒有人注意。現在你到門外看
看有人沒有，要沒有人，我們就趕快走！

（永康下）

父 你們收拾的東西，都在哪兒？

母 都放在房間裏，（對芳）我們去拿吧。（與芳欲入臥室）

（永康急上）

康 爸爸，日本鬼子來了！

父 （急問）是岡田那個傢伙嗎？

康 我看不清，恐怕是的。

父 （急問）來的是幾個人？

康 好像是三個。

母 我們快走吧！

康 他們就要到門口了，走也是會被他們瞧見的。

芳 （慌了）那怎麼辦哩，爸爸？

父 別慌，鎮點靜！等會他們來了，你先騙他們喝酒，要是不成，就設法騙他們的手鎗，再不成，就和他們拚了，我們準備全家犧牲，寧死也不能受污辱！

芳 這一點，請爸爸媽媽和永康放心！（由衣袋裏拿出一把剪刀來）我已預備好了，萬一逃不掉，我決定用自殺來保全我的名節！

父 好，有志氣！

康 （無限慘痛）凝芳，你？

芳 康，你放心好了！你的妻子決不會讓鬼子們糟踏的，我一定對得起你！

康 你也放心！我決定拚命跟你報仇！

父 （對凝芳）不過你要注意，騙他們喝酒，騙他們的鎗！

芳 我知道，爸爸。

父（指酒瓶）這裏而是毒酒，用方法騙他們喝，裝出一副殷動的假樣子，別露出馬脚
芳 我遵照你的話辦。

岡田（帶着兩個日本憲兵進來）

岡（見羅父等仍未遵照他的命令離開此地，頗為生氣）咳，我叫（指着凝芳）她一個人留在此地，叫你們走開，你們的爲什麼不走？（向羅父一脚踢去）你們的快給我滾出去！（對日憲兵）把他們的趕出去！

（羅父永康眼望着凝芳，欲去又留，日憲兵連打帶踢，硬逼着他們走了出去）

岡（走近凝芳）他們的好，我的討厭他們，喜歡你。（猶笑着，越走越攔，凝芳嚇做一團）不要害怕，我喜歡你，哈哈！（日憲兵甲乙復上）

岡甲（他們的都趕走了。）

岡 很好！你們兩個也回去，今天夜裏不要再來了！

（向他們做個鬼臉）懂不懂？哈哈！

甲 哈哈！

乙 哈哈！

岡 (以目示意揮手令去)

(日憲兵甲乙敬禮後同下，一路笑着出去)

岡 (又走近凝芳) 他們的都走了，你不要害怕，我喜歡你。

芳 (見室內只有岡田一人，不覺胆子也漸漸大了起來，她注視着毒酒瓶子，心中盤算

着如何使這個魔鬼上鈎)

岡 你爲什麼不講話？我們日本人很講理，你不要怕。

芳 (鼓起勇氣) 那兩個憲兵還會再來嗎？

岡 (搖頭) 他們不來了，我知道你害怕他們的，是不是？他們不來了，不來了！

芳 就是你一個人留在這兒？

岡 是的，好不好？

芳（假作殷勤）好，你會喝酒嗎？

岡有酒，那好極了，我頂喜歡喝酒，你們有酒，那好極了！

芳（拿着那一瓶藥酒）你看，這不是嗎？

岡（拿着酒瓶聞了一下）嗯，香得很。

芳（把酒斟了一杯）你愛酒，就請喝一盃吧！

岡（另拿了一個杯子，也斟上一杯，狡猾地）你也喝，我們兩個人對喝。

芳（搖頭）我不會喝酒，還是你一個人喝吧。

岡不好，不好，一個人喝酒沒有意思。

芳好，我就陪你喝一盃。（兩個人端起盃子欲飲又停）

芳你爲什麼不喝？

岡你先喝了，我再喝。

芳（故作賭氣）你這樣，我就不高興喝了。

岡（一付奸笑的面孔，向着疑芳）你們中國人壞的很！

芳（已知一計不成，於是再用第二計）你這個人真是疑心太大了。（走近岡田身邊）你不相信我，是不是？

岡（搖頭）不是的。（指室內）我們的進去好不好？

芳不好。（乘間將岡田所攜帶之手鎗竊來對着岡田，大聲舉起手來！）

岡（故作驚慌狀把雙手舉起）不要開玩笑，手鎗不好玩的。

芳（厲聲）你把這兩盃酒統給我喝掉它！

岡（故意戲弄地）你們中國人請客喝酒，用手鎗對着，這個太沒有禮貌了！

芳（嚴厲地）少費話，你趕快給我喝掉，不然，我就開鎗了！

岡（故意端起盃子，聞了一下，又放下，有心戲弄着對方）這裏面有毒，喝了就會死的，對不對？

芳你喝不喝，要不喝，我就開鎗打死你這個鬼子！

岡（往椅上一坐）這個酒味道不好受，你還是開鎗打死我吧！（凝芳開了半天，才發現這個鎗裏面沒有子彈）

岡 開鎗呀！

芳（大驚）啊！鎗裏沒有子彈！你這個狡猾的魔鬼！（憤然把鎗擲在地上）

岡 掏另這出一管手鎗，得意地）有子彈的鎗在這兒哪！

（冷笑）你們中國人壞的啣！（露出魔鬼猙獰的真面目大聲威嚇地）進去！（用鎗對着凝芳，指着臥室）裏面去！

（羅父和永康已立在窗外，凝芳瞥見，心大慰）

岡（不知後面已有人來，仍更益逼近凝芳）進去！

不進去的我開鎗打死你！

（永康和羅父蹣手蹣脚地由外面悄悄進來）

岡 走！進去睡覺！

天花亂墜

(永康突由後面，把岡田手鎗奪下)

康 舉起手！(岡田把手舉起)

父 先看看，鎗裏有沒有子彈？

康 (檢查鎗裏面) 有子彈。

父 叫他把這兩杯藥酒喝下去。

母 怎麼樣了？

(羅母由外入)

父 要他喝這個酒

康 (對岡) 快喝！

岡 (哀求) 老太太，請你講個情吧，這個酒我喝了就會死的。

母 (心一軟) 康兒，就放了他吧！

父 你真胡塗，這時候，還能放他？

永康（對岡）快點喝！

父 他再不喝，我們用刀砍死他！

岡（沒可奈何地）好，我喝，你們千萬不要用刀砍我！

父 那麼你就快點喝吧！

（岡田端起杯子，一飲而盡）

康 還有一杯。

（岡田又把那一杯酒也喝了）

父 行了，他已經完了。

（岡田朝着地上搖搖欲墜）

父 康兒，把他拖進去吧，他吃下去的藥性，已經發作了。

康（那個漢奸三叔，屍首也在裏面，讓鬼子去和他做伴也好）

（永康拖岡田下）

父（對凝芳）你們也去把收拾的包袱拿來，我們快走！

（凝芳下很快地同永康上）

父怎麼樣？

康已經斷氣了。

父現在你們應該知道鬼子和漢奸們在淪陷區的暴行，不是假的了吧！你們這一次再回

到了極方，請告訴平船患家鄉的人們，跟他們說，要想回家，就要加緊為抗戰努

盡力量把鬼子和漢奸都趕出去，然後才能回來，像你們這種偷偷摸摸地跑回來，是最

要不得的。

母這時候還不快走，又說這些話幹嗎？

父他們年紀輕，不說怎麼會知道呢？

康又爸爸，我現在完全明白了。

芳我也知道了，我們一定聽你的話。

父 這樣就好，我們走吧！

（大家正欲出走，羅母忽記起一件事來，於是大家又停了步）

母 （走到桌前，把祖宗牌位拿着）我們都下鄉去，幾乎把祖宗都給忘了。

父 康兒夫妻記着，我們還有一個可愛的祖國也不要忘了才對呀！

康芳 爸爸放心，我們再也不會忘記它了！（同下）

幕緩緩落下，十四幕。

本報軍 某處某國由一冊郵員。四十五幕。

小崗寨

天大花亂亂

一五五

小偵探

——獨幕兒童劇

人：

李紹章 某商業機關的一個職員，四十多歲。

李慕英 紹章前妻所生之女，十四歲。

李慕傑 慕英的胞弟，十二歲。

林美麗 紹章的續弦妻子，二十五六歲。

何春榮 美麗的朋友，三十歲左右。

巡官 二十多歲。

警士甲 三十多歲。

警士乙 二十多歲。

時：抗戰期間。

地：後方某都市。

景：李家的書房兼會客室。室內陳設，既談不上整齊，更談不上華麗，它給予我們的印象，只是雜亂無章，因陋就簡，七拼八湊而已。正中有個窗子，可以望見外面；左邊有一個門，是通外面大門的。

幕啓——

林美麗正在窗下對着鏡子幹她那一套「美容」的工作，靈英則蹲在地上給她的後母擦皮鞋。

林（工作完畢，起身取烟捲，燃吸着，一面對牆上掛着的那個大破鏡子來回顧影的照着，忽然回頭向着靈英用一種不耐煩地神氣問着）大小姐，皮鞋擦好沒有？

英快了。

林（厭惡地）死人！擦一雙皮鞋要費這麼多功夫！（又照照鏡子，大有顧影自憐之

概，忽然又想起了一個罵的對象）你弟弟哩？

英 在廚房裏燒茶。

林 又是個死人，燒茶也耽擱這麼久。

英 因為柴太潮了爐子不容易升燃。

林 （冷冷的）不是你說太濕，我還疑心他掉在爐子裏燒死了哩！

英 （不敢回答，忍不住輕輕地歎了一口氣）

林 （厲聲）要歎氣，給我滾到外面去歎，這兒不是你歎氣的地方！哼，我知道你們姐

弟兩個對我是敢怒而不敢言，（略停這還不容易辦嗎？叫你那個鬼老子和離婚好

了！

英 （無可奈何地）媽，您：

林 誰是你的媽？你媽早給日本人的炸彈炸死了！哼，我寧可當絕戶頭，死了沒有人埋

，也不希罕你們這兩個活寶！（自語地）我也是鬼蒙了頭，才嫁給你老子做他這個

倒釋的什麼墳房，（轉身對英）早知道你老子家裏還有你這兩個活寶，老實說，給我一百萬塊錢，我也不會來！

英（噙着淚，但仍不能不裝出一副笑容）媽，這都是我和弟弟不好，惹您生氣。

林好了，好了，我不要吃灌這種洋米湯！

英（立起）您的皮鞋擦好了。

林（冷冷地）擦好了擺在這兒不就得了嗎？是不是還要等我磕頭謝謝你？

英（不敢再作聲，把皮鞋放在林腳邊）

林那個小鬼燒茶，怎麼還沒有燒得來？你去看看他是不是死在廚房裏了？（英下，林

望着英的背影咬牙切齒地）這年頭天天死人，到處死人，怎麼就不死你們倆個！（

擦鞋）

傑（端茶上）媽，您請喝茶。

林叫你燒點茶，就彷彿唐僧取經一樣，真不容易，是不是不願意燒？

傑 是柴太潮了，老升不燃。

林 我就不信，偏我叫你們做點事，就會有這些花樣，不是煤不好，就是柴太潮，看你人小，鬼倒大哩！

傑 您不信可以到廚房裏看一看，就知道我沒騙您。

林 (存心找岔兒) 啊！你居然敢回嘴頂起我來了？誰給你這麼大的胆子？(逼近) 你說！(傑沒有回答，林順手就是一記耳光) 看你還敢頂嘴！(又一記耳光)

(傑被打得哭了，英由外面跑入，向林跪下)

英 (哀求) 媽，請您念他的年紀小饒了他吧！

林 (瞪着眼，大聲) 滾開些！我今天就要問個明白，他居然敢回嘴頂起我來了，這還了得？等你們那個老子回來我問他，是不是他給你們的胆子？哼，還了得！(嚴厲地) 都給我跪下來！(英只好跪下，傑仍哭泣不理) 怎麼，你敢違反我的命令？進室找了一根棍子怒冲冲地拿了出來，正欲打傑。恰好此時何春榮由外面匆匆跑入)

何太太！

林（一驚，回頭見是何，氣已消了一半）哦，何先生，請坐！

何（怎麼，你在演「二堂訓子」嗎？我這一來，可要把你的戲打斷了！哈哈！

林（你不知道，（指雲傑）這個小鬼真氣人！一早起來叫他燒點茶水，等得你口裏冒烟

）他還沒有燒來，你問他，他還有道理，你說這不教訓他還行嗎？

何（算了，算了，我們還有要緊的話談，小把戲的事兒，犯不着也生氣！氣出病來，還

更不合算。小雲手裏四大圓了！）

林（因為有要緊事所以也趕快收場）今天要不是看何先生的面子，（切齒地）看我會饒

了你們？（吆喝地）起來，都給我滾出去！（英和傑起來含着滿臉悲憤走了出去）

何（笑着）美蘆，看俺不出，倒一股子威風，把那兩個小傢伙可嚇壞了！

林（他們是裝着那個死樣，你以為他們害怕，那你就弄錯了！

何（不怕你見怪，我可要說一句笑話，難怪人家都說晚娘的心是鐵打的！哈哈！

林 人家愛怎麼講，我可管不着，我的心是鐵打的還是鋼打的，人家也不能管，我就是這樣。

何 你不怕李紹章生氣嗎？

林 我怕他？賊也不用談起！跟你說，他老子和我差不多成了冤家了，我已經準備好了離婚，我在這兒一看見他們父子三個，連腳趾板的都是氣。

何 不過你對待小孩子也別太凶了！（低聲）當心他們懷恨在心破壞我們的大事！

林 （豎眉瞪眼地）他們敢？真有這種事情。看我會饒他？除非他們是壽星老頭吊頸，活得不耐煩了！

（正在這個時候，窗外現出羣英的影子，林與何都不曾發覺）

何 （掏出烟捲，林代為擦燃火柴點着）我看對付這兩個小忘八蛋，你還是用一點軟功夫最好，小孩子們，只要多給他們一點甜頭，就什麼都好辦了。

林 我已經試過，（搖頭）不成功。前天你來過走了之後，我就特地買了一些糖果，分給

他們，并且再三叮囑叫別對他那個鬼老子講，說你來了，那曉得他老子一回來，這兩個小雜種一五一十都講了，弄得我跟他老子大吵了一場。

何 看不出他們倒是兩個小偵探，那我們倒不能不防備一下，陽溝裏翻了船，才真是他媽的大笑話啦！

林 所以我一看見這兩個小忘八蛋，從頭頂心到腳板心都是氣，恨不得馬上有一管手槍，把他們兩個弄死了才痛快！（忽然想起）哦，你替我介紹的那個玩意兒怎麼樣了？手槍也領得來了沒有？

何 已經都說妥了，領的東西也都在這兒。（打開皮包，這是信號槍，這是防身的手槍，這是子彈，這是你的符號。

林 （反覆看那個紅布做的符號）這個符號是幹嗎用的。

何 （低聲）用場多哩，以後我會告訴你。

林 這個信號槍的用法哩。

何 你別急呀！遲一點我都會一樣一樣地告訴你，不過這些東西，你要小心，千萬不能讓別人知道！

林 手槍我還沒用過，你先教我這一樣吧！

何 你急什麼？有了槍還怕不會用嗎？

林 （撒嬌地）不，你先教教我這一樣！

何 （沒有辦法只好教）我就先說一個大概吧！這樣上子彈，這樣打，詳細的時候以後再

教你。不過我得警告你，這槍是我們用作防身保命的，可別鬧着玩，出了岔子就糟

了！

林 我又不是小孩子，還用得着你這樣叮囑？還有，錢呢？

何 他們說要你親自去一趟，他們要和你談一次話。

林 他們是誰？是不是日本人？

何 現在還不能講，你去見了面就知道。

林 是不是去拿錢？

何 你就是怕拿不着錢。

林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不想錢，我幹這個玩意？

何 說得乾脆！那麼就去拿錢吧？

林 等一下，我把這些東西先收藏起來，馬上跟你一道去。

何 （趕過去再叮囑）要藏好，別讓人知道了！

林 （笑）一個男人，也這麼婆婆媽媽的嘍！（下）

（何燃火吸煙）

（不一會，林由臥室裏出來，隨手把房門鎖上）

何 現在可以走了吧？

林 慢一點，讓我把手槍放在皮包裹，（放好槍然後走向門外）慕英！慕傑！（英和傑

林 上）

林 我出去一會兒就回來的，要是你們爸爸回來了。別說我同何先生一道出去！（凶狠地）假若你們再講了，當心我會撕爛你們的嘴！（又裝着和善地）這兒有十塊錢，給你們買東西吃。（對何）何先生我們走吧！（林同何下）

（這兩個孩子，各人手上拿着五塊錢，望着林何的後影，心裏有說不出的憤怒）。

傑 （向着他們的後影）不告訴我爸爸？我還告訴得快一點！

英 她是想用錢來收買我們兩個，

傑 那是她做夢！

英 弟弟，你看得出這個姓何的是個什麼人嗎？

傑 我看他是一個壞人。

英 一點也不錯，我并且看出了這個人還有點漢奸的嫌疑。

傑 真的？

英 雲飛奔？

傑 他要真是漢奸，我們就去報告警察局。

英 不但他是漢奸。連我們這個媽也恐怕加入了漢奸的組織。

傑 你怎麼知道他們是漢奸呢？

英 那個何先生前天來的時候，我聽見他和媽商量加入什麼工作，他們說話，總是那樣鬼鬼祟祟地，當時我就有點疑心，今天我又看見這個姓何的交給媽幾件東西，我雖然沒看清楚，但我聽見他們說是什麼信號槍。

傑 有信號槍？那一定是漢奸了，我們就去報告吧？（欲行）

英 別忙！我們告他是漢奸，但是沒有證據，警察局不會相信的。

傑 你看見了不就是證據嗎？

英 口說無憑，警察局不會相信的。

傑 我們現在去找她的證據。好不好？

（李紹章上）

傑

爸爸！

英

李

你媽呢？

英

剛出去了。

李

（預備進臥室去）開門的鑰匙呢？

英

媽帶走了。

李

她出去幹什麼？

英

不知道出去幹什麼，是同一位姓何的先生一道兒走的。

李

（思索）哪個姓何的？是上一次你們說的那個人嗎？

傑

就是上次來的那個鬼東西。

李

（面色一沉）小孩子別這麼開口就罵人，這是一種不好的習慣！

傑

爸爸您還蒙在鼓裏哩！他們都是壞人。

李 小孩子不准瞎說！

英 爸爸，弟弟的話是真的不是造謠。

傑 不但那個姓何的是個漢奸，連媽也做了漢奸，他們還有信號槍。

李 (急問) 霧英告訴我，弟弟這些話從那兒聽來的？

傑 是姐姐親眼看見的。

英 爸爸，真的，我看見那個何先生給媽遞樣東西，好像說其中有一支是信號槍，因為

我站得遠，沒法兒看清楚，不知道對不對，

傑 那個姓何的一來，媽就把姊姊和我都趕出去，不許在房裏聽他們講話，爸爸，您說

他們是漢奸不是？只有漢奸談話才躲着怕人聽見不然他們爲什麼要躲着談？

李 (將信將疑) 你們暫時別向外人講，也不要大驚小怪，讓我先仔細調查一下，他們

要真是漢奸，我當然不會客氣！不過凡事要謹慎一點，在未查出真憑實據以前，不

能隨便亂講的，你們懂嗎？

傑 我還想去報告警察哩。

李 小孩子做事不要莽撞，你簡直是一個小張飛，這種事情，不可以隨便亂說的，「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一個人無論對付什麼事，總得小心，不可過於魯莽，魯莽了反而容易壞事。

英 爸爸的話對，我們應該沉着點，弟弟就是這麼性子急。

李 是呀，姊姊究竟比你大幾歲，小心得多哩！照你的意思，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先去向警察局報告，要是姓何的和你媽，他們并不是漢奸，那你怎麼辦？

傑 那只有讓他們打我二十板屁股好了。

李 (笑) 蠢東西！

英 爸爸的意思，是不是說我們應該先找着憑據，再到警察局去報告？

李 (點頭) 當然是這個意思，捉賊先捉賊，沒有證據，如何敢告他是賊哩？

傑 好，我們就先去找她的賊，她要真是漢奸，我這一個小國民先就不會饒她！

美 乖些暫時不要亂說！

傑 我媽是被日本鬼子的飛機炸死的，我頂恨日本鬼子和漢奸，我們跟他們是不共戴天之仇！

李 你居然懂得不共戴天，這就很好，爸爸贊成你！新中國的小國民，是應該具有最高度的愛國觀念的！爸爸雖然老了，但是也和你們一樣，愛民族，愛國家；……

傑 爸爸您還愛她！（指桌上林的相片）

李（笑）你們錯了，實在講，我並不愛你這個媽。因為自從你們的親媽死了以後，爸爸一個人，又要在外面辦公，又要在家里照料你們，實在沒有法子，才娶了現在這個媽。哪兒知道她對待你們，完全不是我想的那麼一回事，加之又不守婦道，而且還有漢奸的嫌疑，你們想，我還會愛她嗎？

傑 爸爸既然不愛她，為什麼不讓我們去報告警察來抓這個女漢奸呢？

李 還是那句話，你告她是漢奸，可抓着她的憑據？

英 弟弟，爸爸的話不會錯的，我們先找着憑據再說。

李 好，這件事現在不用再討論了。你們兩個在家裏以後隨時注意她的行動和談話，尤其是那個姓何的來了以後，要特別留意。我現在到外面去先做點調查的工作，只要他們真是漢奸，我們決不輕易放過他。

英 爸爸，您出去什麼時候回來？

李 很快就回來。

傑 爸爸您去做什麼調查工作？

李 我去調查那個姓何的，究竟是幹什麼的。你媽說，姓何的是一個公務員，我有點不相信，現在就到你媽所說的那一個機關裏去調查，看是否真有這個人。

傑 您可要快回來。

李 一定回來得快。（下）

傑 姐姐爸爸去做他的調查工作，我們現在幹什麼哩？

英 我們來搜集她做過奸的憑據呀。

傑 就這麼說，我們快點動手，遲了她就回來了。

英 先前那個姓何的送給她的東西，我親眼看見她拿進房裏去，現在要到她房裏去，把那個信號槍搜出來，就是憑據了。但是，這門上又有鎖，有什麼法兒能把鎖弄開就好了！

傑 我有辦法。

英 什麼辦法？

傑 我去找把斧頭來，把鎖敲開了它。

英 不成，那她一回來，她知道是我們幹的，要是憑據又沒有找着，那可怎麼辦？

傑 怎麼辦，讓她打一頓屁股好回來。

英 你總是這樣準備挨打。這是什麼好計策？

傑 這就是苦肉計。

英 這個計策不好，我們再想。

(兩人想了一會兒)。

傑 姐姐，快點想呀！遲了媽就回來。

英 你別打擾我，讓我想呀！

(兩個人又想了一會兒)。

傑 想好了沒有？

英 (搖頭)

傑 我看還是去拿斧頭來吧！這樣想七想八，真是太傷腦筋了，我不幹了。

英 (搖手叫他莫再吵)

傑 (在室內來回走了兩趟，依然搔首無策，於是便走到窗口看了一眼，故意驚慌地)

哎呀！

英 (一驚) 幹什麼？

傑（指窗外）他們已經回來了。

英（拉着傑）我們快出去避避風，要暴風雨回來了。

傑（同姐姐匆忙走到門口，他忍不住笑出聲來）你看你嚇得這個樣兒！（大聲）他們沒有回來，我騙你的話。

英（生氣）你真膽大包天，還敢開玩笑！

傑對不起，我替你想出神經病來了，故意哄你玩兒的。

英好了，好了，別再搗亂了，再不聽話，爸爸要回來了。

傑（故作川語）被英嚇得嚇是。

（英來回走了幾步）

英哦，我有辦法了。

傑什麼法子？

英來，我們把這個櫃子移開。

傑 移櫃子幹嗎？

英 先別問，你移開櫃子就知道了。

傑 又作用語？就是。

（兩個人費了許多氣力，把櫃子搬開，牆下面露出一個破洞。）

傑 噢！這兒怎麼會有個洞。

英 我們的家搬來的那個洞，這個洞就有了，爸爸就因為牆上有了這個洞，所以才把這

個櫃子放在這裏。出帳房就來了，這盒扣着兒兒。

傑 那麼我就進去摸摸的信號槍。

英 你不會裝的，還是我進去吧。

傑 你放心吧，我一定會找着，準備放開得勝。

英 那麼你就快點去摸吧，我在外面替你巡風，要是他們回來了，我一咳嗽，你就立刻

出來。

傑 沒有找過。

英 再找一找，要快一點，當心他們回來了。

傑 你別這麼催我，你越急我心裏越慌，越慌越找不着。

英 我不催你，你去找吧。

傑 (傑又去找了一會，依舊又把頭從洞口伸出來)

傑 這個窟窿，也不知把東西擺在哪兒去了，我四處都找遍了，也沒有找着它，真是

有鬼。

英 你快出來，讓我過去找一找再說。

傑 (兩個人工作對調，英到臥室裏面去找，傑在窗子旁邊站着)

傑 (鼻子裏忽然發癢，忍不住就是一個噴嚏)

英 (以為有人來了，忙從洞裏鑽了出來) 是不是他們回來了？

傑 沒有，是我鼻子發癢。

傑 可是我不離開這兒！

英 你真是害人！把我嚇了一大跳。

傑 鼻子發癢，我有什麼法子。

英 得了，得了，你看着外面吧！（她再次進去，不久，很高興地跑了出來）弟弟，我

我看了，我找着了！

傑 （走進來）你真有本事，不愧是我的姊姊！你在哪兒找着的。

英 在她那個大手提包裏找着的。

傑 給我看，信號槍是什麼樣兒的？

英 現在別看，我先去藏起來，再把櫃子搬還原，等爸爸回來了，我們就拿這個去告她

傑 不，你給我瞧一秒鐘就行了。

英 就是這個你看吧！

傑 反復看了一會，有了這個做漢奸的憑據，她賴也賴不掉了。

(英把搜着的東西，拿到外面藏了起來，復入)

傑 你把東西藏在哪兒？

英 米缸裏。

傑 我去看看。(欲行)

英 不要看了，我們快點把櫃子還原吧！

(二人正欲搬移櫃子，林忽由外面走了進來)

林 (見承生疑) 你們兩個人在幹什麼？

(同乾一盤) 細！

傑 (忽見牆上有一個洞，更爲生疑) 你們搬這個櫃子幹什麼？

傑 我們沒幹什麼。

林 胡說！明明在搬櫃子，還說沒幹什麼！

英 我們預備撥開打掃一下。

林 (冷笑) 你這種話只好騙你自己，鬼才相信你哩！(一面說，一面開房門，急忙走了進去)

英 弟弟快走！

林 (此時，林已由裏面跑了出來)

林 (風聲) 不准走！

林 (二人只好停住)

林 (走過去，把二人抓了過來) 好呀！你們這兩個小鬼，居然胆子不小，想破壞我的

事情起來了！真是他媽的人家說的：「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們

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要找死是不是？

英 (假裝胡塗) 我們不明白媽的意思，您爲什麼生這麼大的氣？

林 (順手就是一耳光) 皮袍反着穿，你倒會「裝羊」！趕快把東西拿來還我，我不但不

打你們，還買好東西給你們吃，要是不拿出來，我馬上就要你們的命！

僕（倔強地）我們沒拿您的什麼西東。

林 放屁，放臭屁！你們沒拿，鬼拿的？哼，難怪搬櫃子，我就疑心你們在搗鬼，果然不錯！現在別的話我都不說，你們趕快把我的東西拿來還給我，萬事皆休，不然的話，我就送你們上西天，到陰司裏去跟你那死鬼的婢作伴。

英 您究竟失落了什麼東西？我們真沒有拿，您就是逼死了我們也拿不出來。

林 你這個小婆娘的嘴真緊，裝得滿沒有那回事，我的東西，不是你們偷去了，還有誰？難道它還長了翅膀，會飛上天去了不成？

英 我們沒有拿您什麼。

林 跟你們好說是沒用的，我就先給點顏色你瞧瞧。（在抽屜裏找出一口針，把英拉過來，在她身上亂戳。英不由得痛的大叫）你叫，你越叫我越不怕。（又戳，英大哭，哭死了也嚇唬不了我。（對僕）你也過來，（僕不肯）怎麼，我叫你不動？）

故作和顏悅色）你過來，我不打你，我只問你幾句話。（傑仍不敢走近，她只好自己走過去，把傑拉到身邊）你不用害怕，我不會打你的。（坐下，做出一副和藹可親的樣子）我問你，東西藏在什麼地方？你趕快告訴我，我給糖你吃。（櫃裏拿出一些糖果，遞給傑，傑不肯要）我頂喜歡你，你是一個好孩子，聽話，別學你姐姐！（傑仍不肯要糖，她只好把糖果放在桌上）你講話給我聽，東西藏在哪兒？（傑不應）你告訴我，明天我就給你買皮鞋，買新衣服，還買一個大皮球，還買許多許多很好玩很好吃的東西，都給你，我還天天帶你看戲，看電影，好不好？（傑仍不理）哦，你要錢用我這兒也有。（開手皮包，手槍忽落在地上，英和傑都吃了一驚）這是手槍，你不要怕。（拿着一張五十元一張法幣，再走到傑身邊）這是五十塊錢，先給你拿去買槍仗玩。（傑不受）哦，你是喜歡關金的，我這兒還有一張五塊錢的關金，也給你。

傑 我都不要！

林 你真是一個小個子，有錢還不要？（把錢塞在傑手裏）

傑 （堅決地）我不要你們漢奸的錢！（把錢扔在地上）

林 （勃然變色，凶光畢露）什麼？你們這種小鬼，還懂得什麼漢奸不漢奸，真是見了他媽的鬼了！

傑 （大聲，不畏一切地）你就是一個女漢奸，我們馬上就要去報告警察局來抓你！

林 （陰陰的竊笑）好傢伙，真是陽溝裏要翻船了！我看你（一面說，一面在手皮包裏拿出手槍）還是到陰司裏去報告吧！

（傑見林拿出手槍，急向外逃去，剛跑到門口，林趕去又抓了回來）

林 你想跑，跑得了嗎？跟你們老實講，把我的東西乖乖的還給我，我發點善心就饒了

你們。再過三分鐘你們兩個不拿出來，就別怪我很心！（看了一下手錶）你們趕快

打定主意，只有三分鐘的壽命了，過了三分鐘，你們再不講，就要嗚呼哀哉了！（

檢查手槍，故意先示威）怎麼樣？（看錶）只有兩分鐘了。（到窗口看看有沒有人，

林（轉身又看錶）現在只有一分鐘了。（她知事已無可挽回，不覺殺機大動）現在只有三十秒了，要想活命，就在這個時候說，再遲就沒用了。（看錶）只有二十秒了。（快說呀！）（又看錶）只有十秒了。（把手槍對準他弟弟兩個）要活命就快說！（又看錶）現在只有一秒鐘了。

李（正在此時，紹章由門外去入，見狀，急上前將林的手槍奪下）

李（你這個萬惡不赦的賊東西，還想用槍打我的孩子！）

林（故作鎮靜）你這是幹什麼？我是在跟他們鬧着玩兒的。

林（傲對爸爸，別聽她的話，她是個女漢奸！）

李（我也已經調查清楚了，那人是……）

林（紹章，你別聽孩子們胡說：我為什麼是漢奸？）

林（英爸爸，她做漢奸的證據我們都拿着了。）

林（冷笑）笑話，我放着太太不做，會去做漢奸？

李 這就是你天生一副賤骨頭，放着好好的太太不做，反而要去做漢奸。

林 紹章，你真相信孩子的話嗎？

李 你不必多講，我剛才已經調查清楚了，那個姓何的也是個漢奸，你現在也不必狡賴，我馬上就要去報告政府，派人來抓你的。

林 你知道就知道吧，大不了一條命，不過，老娘死了，做鬼也不會饒了你們父子三

個。

李 對不起，對待漢奸，我是不能寬恕的。（用槍對着林）你跟我一道見到警察局去，

走呀！

林 （冷笑）走就走，難道老娘還怕死不成？

（正行之間，何剛巧由門外衝進來，見狀，忙來奪槍，扭作一團，林又從旁幫助何，把李之槍奪下，紛亂間，英乘間逃出）

林 （對何）你來得正好，差一點我就完了。

（何）

何事情已遭透了！我們的機關已被政府破壞了，一個都沒有逃掉，現在只剩我們兩個人了，我們也得快逃才好。
林 我的仇還沒有報，讓我先報了仇再說。（走近李身邊）你罵我是漢奸，你要去報告，現在該我報復了吧！（批李左右頰）

何 打他幹嗎？送他一顆衛生丸，不就結了？
林 你在窗口守着，看外面有沒有人來，我要先出出氣，就這麼讓他死，未免太便宜了

何 （走近向李竊笑挪揄地）你罵我是女漢奸，對，我就是女漢奸，我就是天生的賤骨頭，現在你爲什麼不去報告警察？我知道你也不愛我，你也知道我不會愛你，我們不是夫妻，乃是冤家對頭，老實講，你不弄死我，我也會弄死你的，不過今天不能就這樣讓你死，我先要你受點活罪再說。（拿出一把小刀）我要先剝你幾塊肉再叫你死。（傑欲乘間逃逸爲林識破）哪兒去？你們父子三個，今天都是老娘手上的

的貨，別想逃掉一個！

何曉：我們忘了，還有一個小鬼不見了，大概是去報告警察了，我們先把這父子兩個

送警署吧。

林：那好。（攔刀）

（窗外一擁飛來，將何所擊之手槍擊落地。門外巡官帶着警察湧進，英也跟着進

來。）

巡：（對何）手舉起來！（對林）你把手也舉起來！（走向李身邊）李先生，我們捺逼

了這步，叫你受驚了。

李：沒有關係，請您先把我手上的繩子解掉它。（巡官代他解去手上的繩）謝謝您！幸

虧您來得剛好，再過，我們父子兩個就要吃虧了。

巡：這是虧得這位小姐報告得快，（見傑）哦，這一位就是您少爺？

李：是小兒靈傑。這一坎要不是他們姐弟兩個偵探，我還不會發現這個壞女人同這個姓

何的，就是漢奸哩！

巡 年紀這樣輕，就這麼愛國，又這麼聰敏，勇敢，真是了不起。

李 您太過獎他們了。

巡 (慨然) 小孩子都知道愛國家，愛民族，偏有這一般喪盡天良的狗男女，反面當漢奸，幹些賣國家民族的勾當，真從哪兒說起！

李 (也感慨地) 真想不到這些人是什麼心理。我想他們應該知道慚愧！

巡 (對林何) 你們這兩個漢奸，請你看一看我們這一對愛國小英雄，你們也知道慚愧嗎？我想，除非你們的天良死絕了，不然的話，你自己羞也羞死了！(對警士) 把這兩個漢奸帶走吧！(對李) 李先生請你同令郎令媛也一道去，我們局長說，準備給兩個愛國小英雄的獎狀哩！

李 好，您先走一步，我們馬上就來。

(巡長等下)

探 爸爸，今天多險呵！

英 把我幾乎嚇壞了。

李 你們對於這冒險的工作，覺得還有興味嗎？

傑 很有意思！

英 尤其一天破獲了兩個漢奸我更高興！

李 對的，漢奸是我們民族國家的公敵，只要發現了，不管他是你的什麼人，都應該大

義滅親，趕快報告政府來抓他，這樣就是愛國的行為！——現在我們到警察局去吧

！

（正走到門口，傑忽然又轉回來了，把桌上林的一張照片拿在手中）

英 弟弟，你又幹什麼？

傑 這個漢奸的照片，我不願意放在家裏，我要帶出去扔了它！

英 爸爸外面等着我們哩，快走吧！

傑 （又學川語，拉長嗓子）是！

(他們一同笑着出去)

天津
天花亂墜

一九二一

——幕——

